

鄂國金作粹編序

孫奉直撰人 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 珂

知者傳書有公私之異五十九篇上世之書也則更寫竹簡采上送官藏名山而副京師蓋非金鑽石室之故文不得以並錄一家之記載若可以備史闕矣掘筆廢紙僅得不泯而著書遺札雖關國大議如封禪者亦必竢經直存六藝親著請史弗畀權謀著之舊章



維見可考越自銘碣起漢著錄盛唐而後世  
之潛德幽光或者託植楹之遺以詒久集錄  
固多見矣文詞之富著作之工亦惟與栝菴  
之澤俱傳于家豈非疏戚緬殊觀覽隨變孝  
子慈孫之用心固不得以責塗人之如已而  
徇時棄置視物重輕於蠟車覆甕亦出於理  
之或至者歟嗟虜事病於違時誼信於同欲  
斷壺而致千金之用人固未必逆信酸鹹土  
炭顧嗜者或均取焉盍亦觀諸理而已世固  
有問百年之血食而推其餘烈考前人之逸  
事以上之史官况當

規恢大有爲之秋魚復之圖穀城之略豈無  
一二可俎豆於斯世據其所當行稽其所可  
驗而勿視之芻狗之已陳則雖公天下之傳  
可也珂試守樵李之明年始刻家世籲

天之書于郡塾即漢制佩章之義粹五編爲  
一名之曰金佗惟先王勲在  
王家名在



國史遺蹟之存者文自章公固嘗傳而上之  
朝既碑之襄陽又梓之江夏當世名公鉅卿  
拊膺興懷盛心激烈尚欲作九原而起之也  
其忍以遺孤之不肖遂即人而廢其言乎故  
刻傳不疑而豫比於罔羅放失之助厲世開  
功名者或將有考焉耳不然寫琬琰積縑緗  
猶珂之私書也而何敢辱郡故府之藏嘉定  
著雍攝提格歲橘塗初吉珂謹序

鄂國金佗粹編目錄

孫奎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卷第一

高宗皇帝宸翰卷上

卷第二

高宗皇帝宸翰卷中

卷第三

高宗皇帝宸翰卷下

卷第四



經進鄂王行實編年卷之一

卷第五

經進鄂王行實編年卷之二

卷第六

經進鄂王行實編年卷之三

卷第七

經進鄂王行實編年卷之四

卷第八

經進鄂王行實編年卷之五

卷第九

經進鄂王行實編年卷之六

卷第十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一

卷第十一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二

卷第十二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三

卷第十三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四

卷第十四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五

卷第十五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六

卷第十六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七

卷第十七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八

卷第十八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九

卷第十九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十

卷第二十

籲天辨誣通叙

卷第二十一

籲天辨誣卷之一

卷第二十二



額天辨誣卷之二

卷第二十三

額天辨誣卷之三

卷第二十四

額天辨誣卷之四

卷第二十五

額天辨誣卷之五

卷第二十六

天定錄卷上

卷第二十七

天定錄卷中

卷第二十八

天定錄卷下

鄂國金佗粹編目錄



金佖粹編卷上

岳珂編

高宗皇帝宸翰卷上

紹興四年

復襄陽四詔

援淮西三詔

紹興五年

平楊公三詔

還屯武昌一詔



紹興六年

督府視師二詔

移鎮襄陽一詔

起復一詔

按邊一詔

援淮西三詔

出師襄漢三詔

撫問賜器物一詔

降槍樣一詔

紹興七年

招陷偽官吏一詔

合軍二詔

乞解兵柄三詔

乞本軍進討一詔

招鄺瓊一詔

紹興四年

春三月先臣奏請先復襄鄧六郡以圖中原會方議通虜好重於深入廼



賜

御札命先臣母出李橫所守界

勅岳飛矧卿忠義之心通于神明故兵不犯令民不厭兵可無愧於古人矣今朝廷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卿收復襄陽數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追奔之際慎無出李橫所守舊界却致引惹有悞大計雖立奇功必加爾罰務在遵稟號令而已收復之後安輯百姓隨宜措畫使可守禦不致班師之後復有疎虞始可回軍依舊屯駐庶當重賞典以

旌爾功故茲筆喻無慢我言十四日 御押

劉光世請措置荆襄 詔不許第令

整兵以為先臣援復賜 御札

勅岳飛具省出師奏以卿智勇必遂克敵更在竭力致身早見平定近劉光世乞行措置荆襄朕已命卿豈易前制但令光世嚴整步騎以為卿接緩急動息可行關報也亦當令卿將佐等知庶可益壯軍心鼓舞士氣所向無前孰能禦哉廿一日 御押



夏五月進兵襄陽克之捷 聞廷議

猶患其難守賜 御札問方略

勅岳飛朕具聞卿已到襄陽李成望風而退朕雖有慰于心而深恐難善其後此賊不戰而歸其理有二一以卿紀律素嚴士皆效死故軍聲遠振其鋒不可當一乃包藏禍心俟卿班師彼稍就緒復來擾劫前功遂廢卿當用心籌畫全盡之策來上若多留將兵唯俟朝廷千里饋糧徒成自困終莫能守適足以

為朕憂不知李成在彼如何措置糧食脩治壁壘萬無劉豫肯為運糧之理今既渡江屯泊何所及金國偽齊事勢強弱卿可以厚金幣密遣間探的確具聞蓋國計之所在也故茲筆喻深宜體悉 御押

李成益兵請戰又大敗復賜 御札

問方略及 諭先臣為誘敵之計

具省卿奏李成益兵而來我師大獲勝捷乃卿無輕敵之心有勇戰之氣之所致也因以



見賊志之小小耳朕甚慰焉此月九日嘗降親筆令卿條畫守禦全盡之策若少留將兵恐復為賊有若師徒衆多則饋餉疲勞乃自困之道也卿必有以處焉及密遣間探要知金虜偽齊事勢強弱點集次第想已必達卿宜籌畫良策來上庶幾不廢前功也將來議定卿若班師將今留人馬亦權暫少留作守城之失計其餘設伏而卿亦少留近境要當致彼賊師再來併力掩擊勦除而後雖真實

少留人馬彼亦不敢有所侵犯也卿更籌畫之朕不遙制

付岳飛

御押

冬十一月虜偽合兵大舉入寇邊報

急賜

御札趣先臣提兵東下

近來淮上探報緊急朕甚憂之已降指揮督卿全軍東下卿夙有憂國愛君之心可即日引道兼程前來朕非卿到終不安心卿宜悉之

付岳飛

御押



十二月提軍趨合肥賜御札撫問

卿義勇之氣震怒無前長驅濟江威聲遠暢宜奮揚於我武務深得於敵情既見可乘之機即為擣虛之計眷茲忠略豈俟訓言深念勤勞往加撫問

付岳飛 御押

紹興五年

夏四月奉詔平湖寇楊公至長沙

賜御札

近得奏知卿已至潭州時方盛暑將士良勞朕以湖湘之寇逋誅累年故特委卿為且招且捕之計欲使恩威並濟綏靖一方聞卿到彼措畫得宜朕甚嘉之然今去防秋不遠若此寇既平則可以專意扞敵更宜多筭決致成功此朕所望於卿者其他曲折張浚既至軍前可就議也二十三日

付岳飛 御押

六月大破楊公等寇湖湘悉平賜



御札褒寵

比得張浚奏知湖湘之寇悉已肅清紓朕顧  
憂良用欣愜非卿威名三世忠略濟時先聲  
所臨人自信服則何以平積年嘯聚之黨於  
旬朝指顧之間不煩誅夷坐獲嘉靖使朕恩  
威兼暢厥功茂焉腹心之患既除進取之圖  
可議緬思規畫嘉歎不忘然恐招撫之初人  
懷反側更宜綏輯以安衆情措置得宜彼自  
安撫浚必已與卿計之熟矣或有陳請可具

奏來

付岳飛

御押

湖湘平還屯武昌賜御札戒先臣豫備  
勅岳飛武昌控制上流淮甸只隔一水可多  
方措置遣得力人間探無使寇攘窺伺即今  
動息如何莫謂未有警報而緩圖之事不素  
定難以應猝卿其用心體國萬一有警當極  
力捍禦乘勢掃蕩無少踈虞即卿之功日具  
的實動息奏來十四日



付岳飛

御押

紹興六年

春

詔宰臣張浚出視師賜御札

朕以寡昧之資履艱難之運雖夙宵自勵冀  
恢復於丕基而姦宄未銷尚憑陵於方夏殆  
欲親蒙矢石身屬縶韉報兩宮遷越之讎  
拯百姓流離之苦坐薪嘗膽疾首痛心十年  
于茲終食屢歎今委宰輔督護戎昭而卿以  
柱石之資總緇虎之衆居懷憤激期于盪平  
然念王者之師本於伐叛天下之將專以  
民俾號令之申嚴慰雲霓之後望毋窺近效  
有害成功必使部伍無譁田間不擾副我撫  
綏之意共成戡定之功捨爵策勲朕不敢忽  
故茲親筆卿宜悉之

付岳飛

御押

張浚既出視師復賜

御札申諭眷

倚之意

朕以父兄蒙塵中原陷沒痛心嘗膽不敢



金何秘錄卷一  
遑寧已命相臣往專經畫正賴爾等深體此  
懷各奮精忠勉圖報效儻有幾會無或後時  
所冀 二聖還歸故疆恢復用副朕平日眷  
待責成之意

付岳飛

御押

二月督府議進屯以圖中原先臣遂  
移鎮襄陽賜 御札令勉諭將佐

朕惟國之用武必據形勝以為地利今西南  
之重實占上游既已委卿移屯要害深圖戰  
之計卿宜以朕此意敦諭將佐撫勞士  
知思忘義戮力一心叶贊事幾庶克攸濟有  
功必報朕不汝忘

賜岳飛并本軍將佐等

御押

三月丁母周國夫人姚氏憂賜

御

札趣先臣起復

比闕軍中奏知卿奄遭內艱倚注之深良用  
震怛然人臣大義國耳忘家移孝為忠斯為  
兩得已降制命趣卿起復卿宜體幾事之重



略常禮之煩無用抗辭即祇舊服乘吏士銳  
氣念家國世雖建立殊勲以遂揚名顯親之  
美斯孝之至也故茲親筆諒悉至懷

付岳飛

御押

秋先臣將按邊 朝廷患給餉者不  
時至賜 御札命接舉功臯以寘賞

罰

朕將遣大兵控臨邊境軍須調度不可愆時  
恐守令監司措置餉運不擾而辦者卿可具  
名來上當議褒擢其或不虔致誤國事亦即  
按劾以聞邦有常刑朕不敢貸

付岳飛

御押

九月還至武昌偽齊兵犯淮西有

詔提軍東下時先臣目疾甚張浚以  
聞 詔遣僧中印皇甫知常馳至軍  
療眊賜 御札勞問且趣其師

近張浚奏知卿病目已差醫官為卿醫治然  
戎務至繁邊報甚急累降詔旨促卿提兵東



金代雜錄卷一  
下卿宜體朕至懷善自調攝其他細務委之僚佐而軍中大計須卿決之如兵之在遠者自當日下抽還赴此期會想卿不以微疾遂忘國事朕將親臨江濟矣卿併悉之

付岳飛

御押

淮西寇已遁賜

御札止先臣東援

之師且勞問目疾

比屢詔卿提兵東下今淮西賊遁未有他警已諭張浚從長措置卿之大軍未須遽發也

如聞卿果以目疾爲苦不至妨軍務否近差醫者疾馳往卿所看視卿宜省思慮慎藥餌安靜調養至於求開之請非朕所知雖累請無益也故茲親筆以示眷懷

付岳飛

御押

前詔未拜先臣已力疾提軍至九江奏至玉音宣諭輔臣以先臣有尊朝廷之義復賜御札嘉獎且爲乘機進取之計



金仙經卷一  
聞卿目疾小愈即提兵東下委身徇國竭節  
事君於卿見之良用嘉歎今淮西既定別無  
他警卿更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  
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置亦卿平日  
之志也故茲親詔卿宜知悉

付岳飛

御押

冬先臣奉

詔遂出師襄漢賜

御札

臨見奏知卿出師漢上境甚示定必不徒行方

冬遠涉將士良苦卿更勤加撫勞用副朕意

付岳飛

御押

師至襄漢賜

御札撫問且

諭以

勉力遠圖之意

卿志存憂國義專報君式總兵戎再臨襄漢  
顧霜露之冒犯想徒御之勤勞深副簡知自  
宜神相朕當食而嘆中夜以思非我忠臣莫  
雪大耻所祈勉力用究遠圖卿目疾邇來更  
好安否故茲親諭想宜悉之



付岳飛

御押

初先臣下商號至長水得糧凡十七萬俘獲甚衆會淮西有警遂還至是復與偽齊戰于何家寨于白塔于牛蹄皆大捷賜御札獎諭且申述前功

卿學深籌略動中事機加兵宛葉之間奪險松栢之塞仍俘甲馬其數報登聞三捷之實冠萬人之勇朕方申旌輓督責計臣

一遠赴於師斯庶士無於飢色卿其勝敵益亦用心愈剛毋少徂於前勞用克當於大敵但使先聲後實我武旣揚將見左枝右扞敵人自病朕所望者卿其勉旃

付岳飛

御押

十二月大雪苦寒

遣賜噐物傳

宣撫問兼賜

御札

戰鞍繡鞍各一對龍涎香一千餅龍茶一合靈寶丹一合鐵簡一對賜卿至可領也



金竹和錄卷一  
付岳飛

御押

降槍樣至軍中賜御札

卿軍中見用長槍似未盡善此物須是鋸利  
勁決即用之借助人力今降樣去可依此製  
造盡改舊樣不用十五日

付岳飛

御押

紹興七年

春既下

詔招陷偽官吏乃賜先臣

御札今以

德音檄諭

朕惟中原官吏皆吾舊臣迫於虜威中致朕  
絕豈棄君而從偽實權時以保民罪由朕躬  
每深自咎儻能懷忠體國率衆來歸當議因  
其官爵更加褒寵罪無大小悉與寬除天日  
所臨朕言必信故茲親筆所宜悉之

付岳飛

御押

卿可作恭被親筆手四移檄中原

州縣官吏

復賜

御札命先臣招諭偽齊親



黨

劉豫親黨有能察時順理以衆來歸自王爵以下皆所不吝罪無大小一切寬貸卿可多遣信實之人宣諭朕意

付岳飛

御押

三月先臣扈

蹕至建康

召至

寢閣 玉音宣諭曰 中興之事

朕一以委卿先臣頓首奉

詔時劉

光世罷兵未知所付

聖意屬先臣

議既定賜

御札令付王德等

朕惟兵家之事勢合則雄卿等又各宣勞朕所眷倚今委岳飛盡護卿等蓋將雪國家之耻拯海內之窮天意昭然時不可失所宜同心協力勉赴功名行賞答勲當從優厚聽飛號令如朕親行儻違斯言邦有常憲

付王德等

御押

先臣既奉

詔復抗疏論恢復大計

時秦檜力主和議聞先臣將合師北



討懼其成功謀奪所領光世軍從中  
沮撓前議遂寢乃賜 御札

覽奏備悉俟卿出師有日別降處分淮西合  
軍頗有曲折前所降王德等親筆須得朝廷  
指揮許卿節制淮西之兵方可給付仍具知  
稟奏來

付岳飛

御押

先臣至督府與張浚論劉光世軍力  
言張浚呂祉王德皆不可付恐士心  
不服或以致變浚疑其有自營得軍  
意先臣乃即上章乞解兵柄賜 御  
札慰諭且封還奏劄

奏劄復還卿國事至重要當子細商量期於  
有濟可速起發見張浚仍具奏來

付岳飛

御押

先臣復上 奏懇免乞持餘服賜  
御札封還元奏

再覽來奏欲持餘服良用愕然卿忠勇冠世



志在國家朕方倚卿以恢復之事近者探報  
賊計狂狡將窺我兩淮正賴日夕措置有以  
待之卿乃欲求閑自便豈所望哉張浚已過  
淮西視師卿可亟往商議軍事勿復再有陳  
請今封還元奏故茲親筆宜體至懷

付岳飛

御押

先臣懇免不止

詔遣中使

宣詣張浚所議軍事賜

御札

還元奏

比降親筆喻朕至意再覽卿奏以渾瑊自期  
正朕所望於卿者良深嘉歎國家多事之際  
卿為大臣所當同恤見遣中使宣卿赴張浚  
處詳議軍事傳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卿其勿  
事形迹以濟功勳今再封還來奏勿復有請

付岳飛

御押

先臣議事畢奉

詔還屯復上

奏以為賊豫逋誅盜據中土歲月



滋久汙染漸深宜及時攻取以除  
腹心患乞不假濟師止以本軍進

取賜 御札褒諭

覽卿來奏備見忠誠深用嘉歎恢復之事朕  
未嘗一日敢忘于心正賴卿等乘機料敵力  
圖大功如卿一軍士馬精銳紀律修明鼓而  
用之可保全勝卿其勉之副朕注意

付岳飛

御押

秋七月張俊楊沂中之 旨至淮

西鄜瓊等果大譟不服遂殺呂祉  
以全軍叛降偽齊賜 御札諭先

臣招捕

國家以疆場多虞已及防秋比降指揮除張  
浚為淮西宣撫使楊沂中為制置使而廬州  
統制官鄜瓊意謂朝廷欲分其兵馬遂懷反  
側不能自安於八日脅眾叛去朕已降詔開  
諭招撫兼遣大兵如無歸意即行掩捕卿宜  
知悉比覽裁減官吏奏狀知卿體國愛民之



意深契朕心嘉歎無已

付岳飛

御押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一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二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高宗皇帝宸翰卷中

紹興七年

乞建都上游一詔

行邊一詔

屯九江賜燕勞一詔

紹興八年

和議二詔



紹興九年

戒招納一詔

紹興十年

出師三詔

援順昌六詔

議建儲一詔

進取一十一詔

紹興七年

先臣前奏乞以本軍進討劉豫既奉

詔方整兵北鄉復上奏請建都上

游以瞰中原以示聖意之所鄉會准

西軍變因賜御札報諭令俟機會

覽卿來奏備見愛君忠義之誠朕懷國家之

大耻竭盡民力以養兵訓戎恢復之事未嘗

一日少忘于心但以近者張浚謀之不臧淮

西兵叛事既異前未遑亟舉而議者謂朕當

不常厥居使敵人莫測建康臨安以時往來

固不害為恢復之圖也唯俟幾會以決大策



地遠不得與卿面言卿其益勵壯猷副朕責成之意

付岳飛

御押

先臣奉 詔不復出師第行邊備守朝廷猶以上流為慮賜 御札令先臣飭備

卿盛秋之際提兵按邊風霜已寒征馭良苦如是別有事宜可密奏來朝廷以淮西軍叛之後每加過慮長江上流一帶緩急之際人藉卿軍照管可更戒飭所留軍馬訓練整齊常若寇至蘄陽江州兩處水軍亦宜遣發以防意外如卿體國豈待多言

付岳飛

御押

先臣奉 詔以舟師屯九江為淮浙聲援既至賜 御札撫問且 遣駙使燕勞 宣諭 聖意

比降旨令卿領兵應援淮浙庶幾王室尊安中外寧謐聞卿即日就道已屯九江憫勞跋



履之勤良用嘉歎今遣江諮賜卿茶藥酒果  
及燕犒將士仍令諭朕委曲之意卿其悉之

付岳飛

御押

紹興八年

秋奉

詔入覲時虜人方議通好先臣

因賜

對力言夷狄不可信和好不

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議

及還屯飭備益嚴已而卒許虜和賜

御札報諭因其戒謹之意復寓聖訓

朕昨與卿等面議金國講和事今金人已差  
張通古蕭哲前來議和朕以梓宮未還母  
兄宗族在遠夙夜痛心不免屈意商量然皆  
卿等戮力練兵國威稍振是致敵人革心如  
此卿等之功朕豈可忘若境土來復自今尤  
當謹飭邊備切宜體朕此意益加訓練兵馬  
常作不虞之戒以圖永久安固付此親札想  
宜知悉

付岳飛

御押



金代文獻卷二  
四  
朝廷得金人書歸我河南地賜 御札  
報諭歸功先臣

今月二十七日已得大金國書朕在諒陰中  
難行吉禮止是宰執代受書中無一須索止  
是割還河南諸路州城此皆卿等扶危持奠  
之效功有所歸朕其可忘尚期飭備以保全  
勲故茲親札各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紹興九年

朝廷以虜好方密賜先臣御札令平  
得過界招納

朕委任卿嚴飭邊備唯是過界招納得少失  
多已累行約束丁寧詳盡今後雖有三省密  
院文字亦須繳奏不得遣發付此親札想宜  
體悉

付岳飛

御押

紹興十年

朝廷得謀報虜人果有意叛盟賜



御札令飭備

昨因虜使至慮傳播不審妄謂朝廷專意議和是用累降旨嚴飭邊備近據諸路探報虜人舉措似欲侵犯卿智謀精審不在多訓更須曲盡關防為不可勝之計斯乃萬全朕比因傷冷作疾凡十日不視朝今則安和無事慮貽卿遠憂故茲親詔想宜知悉

付岳飛

御押

夏五月虜人入寇先臣聞警即

奏乞面陳機密會已詔與諸大

帥進兵賜御札不許趣先臣乘機

破敵仍問至計

覽卿來奏欲赴行在奏事深所嘉歎况以戎事之重極欲與卿相見但虜酋在近事機可乘已委卿發騎兵至陳許光蔡出奇制變因以應援劉錡及遣舟師至江州屯泊俟卿出軍在近輕騎一來庶不廢事卿憂國康時謀深慮遠必有投機不可淹緩之策可親書密



封急置來上朕所虛佇也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時河南盡陷復 詔趣先臣與諸大

帥進兵賜 御札令乘機措置招納

金人過河侵犯東京復來占據已割舊疆卿

素蘊忠義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乘機

取勝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便措置若事體

稍重合稟議者即具奏來付卿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劉錡據順昌以抗虜先臣奉 詔即

遣張憲姚政赴敵未至復賜 御札

命應援關陝河北以圖 京師

金賊背約兀术見據東京劉錡在順昌雖屢

有捷奏然孤軍不易支吾已委卿發騎兵策

應計已遣行續報撒离喝犯同州郭浩會合

諸路扼其奔衝卿之一軍與兩處形勢相接

况卿忠義謀略志慕古人若出銳師邀擊其

中左可圖復京師右謀援關陝外與河北相



應此乃中興大計卿必已有所處唯是機會不可不乘付此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先臣既遣張憲姚政至順昌光蔡援劉錡具以奏聞未至六月復賜御札趣遣兵

劉錡在順昌府捍禦金賊雖屢殺獲其賊勢源源未已卿依已降詔旨多差精銳人馬火急前去救援無致賊勢猖狂少落姦便不得

時刻住滯六月六日巳時

付岳飛

御押

先臣之奏未至復賜御札趣遣兵已降指揮委卿遣發軍馬往光蔡以來策應劉錡以分賊勢緣錡首與虜人相角稍有剗衄即於國體士氣所繫非輕卿當體國悉力措置無致少失機會付卿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先臣遣張憲姚政之奏既至因復請



詣在所面陳機密賜御札不許  
令併力破賊

覽卿奏已差發張憲姚政軍馬至順昌光蔡  
深中機會卿乞赴行在所奏事甚欲與卿相  
見緣張浚親率大兵在淮上已降指揮委卿  
統兵併力破賊卿可疾速起發乘此盛夏我  
兵得利之時擇利進取候到光蔡措置有緒  
輕騎前來奏事副朕虛佇也付此親札想  
體悉

付岳飛

御押

詔以先臣屢請覲慮妨乘機驛遣李  
若虛詣軍前議事賜御札令先臣  
審處機會且諭以委任之意

金人再犯東京賊方在境難以召卿遠來面  
議今遣李若虛前去就卿商量凡今日可以  
乘機禦敵之事卿可一一籌畫措置先入急  
迫奏來據事勢莫須重兵持守輕兵擇利其  
施設之方則委任卿朕不可以遥度也盛夏



我兵所宜至秋則彼必猖獗機會之間尤宜  
審處遣親札指不多及

付岳飛

御押

朝廷以順昌為憂復賜 御札趣已

遣之兵仍 令濟師

累降詔旨令發精銳人馬應援劉錡今順昌  
與賊相對日久雖屢殺獲恐人力疲困不便  
卿可促其已發軍馬或更益其數星夜前去  
協助劉錡不可少緩有失機會卿體朕此意

仍具起發到彼只日奏來六月十二日

付岳飛

御押

初先臣 召對罷詣 資善堂見

孝宗皇帝英明雄偉退而歎曰中興

基本其在是乎時 儲極虛位天下

寒心權臣媚忌人言在廷莫敢倡議

先臣獨念 聖眷優渥不敢愛身思

欲盡言以 報至是虜再叛盟先臣

灑泣厲衆即日北討將行數請 面



陳冀以感動 上聽會 詔趣進兵  
不許乃密爲親書奏 上之大略以爲  
今欲恢復必先正 國本以安人心然後  
不常厥 居以示不忘 復讎之志奏  
至 宸衷感悟賜 御札褒嘉會劉  
錡戰退三路都統龍虎等軍因 諭  
先臣以擣虛斷後之策

覽卿親書奏深用歎嘉非忱誠忠謹則言不  
及此卿識慮精深爲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

比茲者河南復陷日夕愴然比遣兵渡淮正  
欲密備變故果致俶擾劉錡戰退三路都統  
龍虎等軍以捷來上顧小敵之堅深軫北顧  
之念卿可附近乘此機會見可而進或掎角  
擣虛或斷後取援攻守之策不可稽留兵難  
遙度卿可從宜措置務在取勝用稱引望已  
進卿秩并有處分想已達矣建不世之勲垂  
名竹帛得志之秋宜決策於此他處未曾諭  
旨今首以詔卿蔽自朕意想宜體悉十一日



御押

先臣得順昌府陳規所申復親提兵  
進援奏至賜 御札褒嘉仍 諭以  
進取之計

覽卿六月二十二日奏得順昌府陳規所申  
見親提兵前去措置可見卿忠義許國之誠  
嘉歎不已今虜兵雖退若不乘時措置恐他  
時愈見費力已令張俊措置亳州韓世忠措  
置宿州淮陽軍卿可乘機進取陳蔡就閏六  
月終一切了畢候措置就緒卿可輕騎一少  
相見也

付岳飛

御押

劉錡既又戰退兀朮等軍復賜 御  
札趣 先臣進兵乘機決勝

劉錡在順昌屢捷兀朮親統精騎到城下官  
軍鏖擊狼狽遁去今張俊提大軍在淮西韓  
世忠輕騎取宿卿可依累降處分馳騎兵兼  
程至光蔡陳許間須七月以前乘機決勝董



有大功爲國家長利若稍後時弓勁馬肥非  
我軍之便卿天資忠智志慕古人不在多訓  
十九日三更

付岳飛

御押

提兵至蔡州賜御札撫勞仍諭 聖意  
覽卿奏提兵已至蔡州暑行勞勩益見忠誠  
許國嘉歎無已朕意初欲擒取孽酋庶幾群  
醜自潰兩國生民有息肩之期然賊情敵勢  
必已在卿目中遲速進退卿當審處所宜共

八日

付岳飛

御押

閏六月張憲復潁昌府先臣親帥大  
軍去蔡而北賜 御札嘉獎仍諭以

委寄之意

覽卿奏克復潁昌已離蔡州向北措置大帥  
身先士卒忠義許國深所嘉歎然須過爲計  
慮虜懷蘆毒恐至高秋馬肥不測豕突當使  
許蔡遺民前期保聚大軍進退之宜輕重緩



急盡以委卿朕不從中御也初三日

付岳飛

御押

舉兵過蔡所鄉破竹軍聲大振又遣揚成復鄭州張憲復陳州捷聞賜御札獎諭且遣中使宣勞仍寓聖訓覽卿奏知已遣兵下鄭州自許陳蔡一帶形勢皆為我有又大軍去賊寨止百餘里想卿忠義許國之心必期殄滅殘虜嘉歎無已然賊計素挾狙詐雖其姦謀不能出卿所料更在明斥候謹間諜乘機擇利必保萬全兵事難以喻度遲速進退朕專付之卿也已差中使勞卿一軍未到間卿有所欲前期奏來入覲無早晚但軍事可以委之僚屬即便就途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先臣因奏捷歸功諸將會遣中使詔賜王貴等袍帶各一以褒其功賜御札命先臣給付



朕嘗聞卿奏稱王貴張憲徐慶數立戰效深  
可倚辦方今正賴將佐竭力奮死助卿報國  
以濟事功理宜先有以旌賞之其王貴等各  
賜撚金線戰袍一領金束帶一條至可給付  
也十二日

付岳飛

御押

先臣進兵郾城賜御札撫問仍  
令措置屯守蔡頴

得卿奏提兵在道暑行勞勩朕念之不忘狂  
虜尚在近境今已入秋預當嚴備以防豕突  
蔡頴舊隸京西今專付卿措置當分兵將屯  
守防扞并謀絕其糧道使虜有腹背之顧在  
卿方略隨宜處畫朕久欲與卿相見事畢輕  
騎一來為佳餘候面議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付飛

御押

兀朮與偽龍虎大王等會于東京  
議以為諸帥皆易與獨先臣孤軍深  
入且有河北忠義響應之援其鋒不



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於是  
朝廷得諜報大以先臣軍為慮亟賜  
御札令俟隙並舉

近據諸處探報及降虜面奏皆云兀朮與龍  
虎議定欲誘致王師相近汴都併力一戰卿  
切須占穩自固同為進止虜或時遣輕騎來  
相誘引但挫其鋒勿貪小利墮其詭計俟有  
可乘之隙約定期日合力並舉以保萬全二  
十七日

付岳飛

御押

秋七月師在潁昌先臣以輕兵屯于  
鄆城張應韓清復 西京趙俊復趙  
州孟邦傑復南城軍梁興董榮復絳  
州垣曲縣遂復王屋李寶孫彥戰于  
曹州于宛亭縣于渤海廟皆大捷中  
原震響兀朮併兵于 東京復以偽  
龍虎蓋天大王及昭武大將軍韓常  
之兵寇鄆城先臣帥戲下迎擊大破



之兀術復收兵求戰又大敗殺其大  
首阿里朶孛堇賜 御札嘉獎

覽卿七月五日及八日兩奏聞虜併兵東京  
及賊酋率衆侵犯已獲勝捷卿以忠義之氣  
獨當強敵志在殄滅賊衆朕心深所傾屬已  
遣楊沂中悉軍起發自宿亳前去牽制聞劉  
錡亦已進至項城卿當審料事機擇利進退  
全軍爲上不妨圖賊又不墮彼姦計也遣此  
親札諒深體悉

付岳飛

御押

郟城屢勝兀術斂兵退却捷繼至復  
賜 御札褒諭申述前功

覽卿奏八日之戰虜以精騎衝堅自謂奇計  
遣背嵬游奕迎破賊鋒戕其首領實爲雋  
然大敵在近卿以一軍獨與決戰忠義所  
奮神明助之再三嘉歎不忘于懷此已遣楊  
沂中全軍自宿泗前去韓世忠亦出兵東向  
卿料敵素無遺策進退緩急之間可隨機審



處仍與劉錡相約同之屢已喻卿不從中御  
軍前凡有所須一一奏來七月廿二日

付岳飛

御押

兀朮兵十二萬退屯臨穎小校楊再  
興以三百騎至小商橋與虜遇大破  
其師兀朮憤其敗遂攻穎昌先臣命  
臣雲以背嵬援王貴戰于穎昌城西  
虜衆大敗殺兀朮之子婿統軍上將  
軍夏金吾等凡六人俘馘萬計得其  
雪護闌馬及金印七鈕以獻兀朮僅  
以身免副統軍黏汗重創輿至東

京而死中原大震先臣乘勝進兵朱  
僊鎮兀朮收潰兵對壘而陳先臣亟  
奏乞乘機破滅渠魁以復故壤賜

御札報諭仍寓

嘉歎之意

覽卿奏兀朮見聚兵對壘卿欲乘時破滅渠  
魁備見忠義之氣通于神明邠敵興邦唯卿  
是賴已令張俊自淮西韓世忠自京東擇利



並進若虜勢窮蹙便當乘機殄滅如姦謀詭計尚有包藏諒卿亦能料敵有以應之楊珪自虜中逃歸有所見事耳今錄本付卿亦欲一知也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鄂國金佖粹編卷第二

國金佖粹編卷第三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高宗皇帝宸翰卷下

紹興十年

班師二詔

入覲一詔

紹興十一年

援淮西一十五詔

臣珂跋



紹興十年

僞昭武大將軍韓常既失夏金吾畏罪不敢還以兵五萬屯長葛密遣使願以其衆降先臣遣賈興報許之兀术復聚兵十萬拒先臣于朱僊鎮先臣按兵不動第遣將以背嵬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术奔東京時大軍去

京纔四十五里方議受降且進取兩河響應指期成功秦檜主和議懼得

罪于虜亟請班師先臣抗疏以爲虜人巢穴盡聚東京屢戰屢奔銳氣沮喪得間探報兀术已盡棄輜重疾走渡河况今豪傑鄉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奏至宸衷感悟賜御札令少駐

近便得地利處報諸帥同爲進止

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師機會誠爲可惜



卿忠義許國言詞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駐  
近便得地利處報楊沂中劉錡同共相度如  
有機會可乘約期並進如且休止以觀敵釁  
亦須聲援相及楊沂中已於今月二十五日  
起發卿可照知遣此親札諒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前詔未至諸大帥各已退師秦檜復  
請休兵觀釁亟趣先臣退一日而奉  
金牌者十有二先臣奉詔還自朱

僊鎮將朝于

在所會韓世忠在

陽楊沂中往徐州 朝廷慮虜軍龔

其後復賜御札令駐京西牽制

比聞卿已趣裝入觀甚慰朕虛佇欲見之意  
但以卿昨在京西與虜接戰遂遣諸軍犄角  
並進今韓世忠在淮陽城下楊沂中已往徐  
州卿當且留京西伺賊意向為牽制之勢俟  
諸處同為進止大計無慮然後相見未晚也  
遣此親札諒深體悉



付岳飛

御押

先臣還至廬州始奉牽制之詔而

韓世忠已還軍於楚州賜御札報

諭令疾馳入覲

昨以韓世忠出軍淮陽委卿留京西為牽制之勢今聞卿已至廬州世忠却已歸楚卿當疾馳入覲以副朕佇見之切軍事足得面議遣此親札諒深體悉

付岳飛

御押

興十一年

春正月謀報兀朮韓常將入寇先臣

聞警即上疏乞會諸帥兵破敵願以

身為先驅既遣奏整兵以俟命未

至十五日乙卯兀朮韓常與偽龍虎

大王先驅渡淮二十五日乙丑駐廬

州界報至賜御札令先臣以兵至

江州

據探報虜人自壽春府遣兵渡淮已在廬州



界上張俊劉錡等見合力措置掩殺卿可星  
夜前來江州乘機照應出其前後使賊腹背  
受敵不能枝梧投機之會正在今日以卿忠  
勇志吞此賊當即就道付此親札卿宜體悉

付飛

御押

二月四日癸酉先臣在鄂未奉前

詔念虜既舉國入寇巢穴必虛若長  
驅京洛虜必奔命可以坐制其弊既  
遣兵又欲亟出師是日再抗疏曰

今虜在淮西臣若擣虛勢必得利  
一以爲寇方在近未暇遠圖即乞且  
親至蘄黃相度以議攻却且虜知荆  
鄂宿師必自九江進援今若出此貴  
得不拘使敵罔測未至賜御札趣  
出兵

比以金賊侵犯淮西已在廬州張俊楊沂中  
劉錡見併力與賊相拒已親札喻卿乘此機  
會提兵合擊必成大功副卿素志卿可星夜



倍道來江州或從蘄黃繞出其後腹背擊賊  
機會在此朝夕須報再遣親札想宜體悉

付飛

御押

前詔未至虜已迫和州七日丙子復

賜御札趣出兵

虜犯淮西與張俊和州相拒已遣親札趣卿  
倍道前來合力擊賊早夜以俟卿忠智冠世  
今日之舉社稷所繫貴在神速少緩恐失機  
會也再遣手札卿當深悉七日

付岳飛

御押

九日戊寅先臣始奉出兵江州之

詔下令以十一日庚辰就道且以奏  
聞未至十日己卯 詔遣中使張去

為至先臣軍賜

御札趣出兵

虜寇聚于淮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於和州  
巢縣下寨與賊相拒韓世忠出兵濠上卿宜  
倍道共乘機會前所發親札卿得之必已就



道今遣張去爲往喻朕意卿更須兼程無詒後時之悔諒卿忠智出於天性不俟多訓也

付岳飛

御押

先臣時以寒嗽在告庚辰力疾發鄂者會所乞合諸帥兵破敵之奏始至賜御札褒嘉

昨得卿奏欲合諸帥兵破敵備見忠誼許國之意嘉歎不已今虜犯淮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併力與賊相拒卿若乘此機會亟提

合必成大功以朕所見若卿兵自斷黃纒出其後腹背擊賊似爲良策卿更審度兵中其神速不可失機會也再遣親札想宜體悉

付飛

御押

朝廷得歸正人所報十五日甲申復賜御札趣出兵

比屢遣手札并面諭屬官仍遣中使趣卿提兵前來共破虜賊諒卿忠憤許國之心必當



力踐所言以摠素志今據歸正人備說金賊  
桀黠頭首皆在淮西朕度破敵成功非卿不  
可若一舉奏功庶朕去年宥密之詔不為虛  
言況朕素以社稷之計倚重於卿今機會在  
此曉夕以佇出師之報再遣此札卿宜體悉  
十五日

付飛

御押

先臣始嘗奉前詔乃益疾馳以  
行十七日而成先臣癸酉之奏

始至時朝廷亦欲亟遏虜師

御札報諭令姑緩京洛之策

屢發手詔及毛敦書張去為繼往喻旨朝夕  
需卿出師之報覽二月四日奏備悉卿意然  
事有輕重今江浙駐蹕賊馬近在淮西勢所  
當先兼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李顯忠等  
皆已與賊對壘卿須親提勁兵星夜前來斬  
黃徑趨壽春出其賊後合力勦除凶渠則天  
下定矣想卿聞此即便就道再遣親札宜深



體悉

付岳飛

御押

是日既 詔令緩 京洛之策而  
先臣乞出 蘄黃之 奏始至復賜

御札嘉獎

得卿奏欲躬親前去蘄黃州相度形勢利害  
貴得不拘於九江以卿天資忠義乃心王室  
諒惟蚤夜籌畫必思有以濟國家之急若得  
卿出蘄黃徑擣壽春與韓世忠張俊相應大

事何患不濟中興基業在此一舉覽奏不勝  
嘉歎再遣親札卿宜體悉十七日未時

付岳飛

御押

十九日戊子先臣出師之 奏始  
至賜 御札嘉歎且申述先臣初  
奏會兵破敵之意

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一日起發往蘄黃舒  
州界聞卿見苦寒噉乃能勉為朕行國爾忘  
身誰如卿者覽奏再三嘉歎無斁以卿素志



殄虜常苦諸軍難合今兀朮與諸頭領盡在  
廬州接連南侵張俊楊沂中劉錡等共力攻  
破其營退却百里之外韓世忠已至濠上出  
銳師要其歸路劉光世悉其兵力委李顯忠  
吳錫張琦等奪回老小孳畜若得卿出自舒  
州與韓世忠張俊等相應可望如卿素志惟  
貴神速恐彼已為遁計一失機會徒有後時  
之悔江西漕臣至江州與王良存應副錢糧  
已如所請委趙伯牛以伯牛舊嘗守官湖外  
與卿一軍相諳安也春深寒暄不常卿宜慎  
疾以濟國事付此親札卿須體悉十九日二更

付岳飛

御押

先臣出師斬黃親以背嵬先驅疾馳  
入廬州兀朮懲穎昌之敗聞軍至舉  
營宵遁韓常亦以長葛乞降之舊先  
退兵渡淮三月一日庚子報至賜

御札諭先臣令平蕩壽春

聞虜人已過壽春卿可與張俊會合率楊沂



中劉錡並往尅復得之則盡行平蕩使賊不  
得停迹以除後患則卿此來不為徒行也有  
所措置開具奏來一日

付飛

御押

朝廷得韓世忠奏復賜 御札趣先  
臣會合平蕩

韓世忠奏已親提兵自濠往壽春府卿可約  
與相見從長措置虜人若未全退或已退復  
接戰即當乘其既敗痛與勦戮使知懲畏

已退不復來即壽春順昌皆可平蕩靜  
免其後來之害以卿體國之意必協心共濟  
不致二三也遣此親札諒宜深悉

付飛

御押

先臣軍在廬州兀术韓常已遁得張  
俊報虜已渡淮盡絕乃還軍舒州具  
以奏 聞早候進止會兀术聞先臣  
退師用酈瓊計復窺濠州先臣聞警  
以四日癸卯夜發舒州進援 朝廷



得警奏十一日庚戌賜 御札趣出兵  
兀术再窺濠州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皆  
已提軍到淮上以卿忠智許國聞之必即日  
引道切須徑赴廬州審度事勢以圖壽春廬  
通水運而諸路漕臣皆萃于彼卿軍至糧草  
不乏又因以屏蔽江上軍國兩濟計無出此  
已行下諸漕為卿一軍將被草不管闕乏付  
此親札卿須體悉十一日未時

付

總

先臣已先 詔出師援濠 朝廷猶  
未知庚戌之夕先臣還舒之 奏始  
至乃賜 御札嘉獎先臣恭謹之節  
而趣令夾擊以定大功

得卿奏知卿屬官自張俊處歸報虜已渡淮  
卿只在舒州聽候朝廷指揮此以見卿小心  
恭慎不敢專輒進退深為得體朕所嘉歎據  
報兀术用鄲瓊計復來窺伺濠州韓世忠已  
與張俊楊沂中會于濠上劉錡在廬州柘臯



金竹科紀卷三  
三  
一帶屯軍卿可星夜提精兵裹糧起發前來  
廬州就糧直趨壽春與韓世忠等夾擊可望  
擒殺兀朮以定大功此一機會不可失也廬  
州通水運有諸路漕臣在彼運糧急遣親札  
卿切體悉十日二更

付飛

御押

先臣自舒州疾馳以十三日辛亥至  
定遠縣兀朮先以八日丁未破濠州  
張俊以全軍駐黃蓮鎮去濠六十

里不能救楊沂中趨濠城覆于虜  
德救之而免兀朮方據濠聞先臣將  
至復遁夜踰淮不能軍時 朝廷方  
得先臣發舒州之 奏乃賜 御札  
嘉獎且 諭以適中機會之意

得卿奏卿聞命即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  
阻卿不復顧問必遄其行非一意許國誰肯  
如此據探報兀朮復窺濠州韓世忠八日乘  
捷至城下張俊楊沂中劉錡先兩日盡統所



部前去會合更得卿一軍同力此賊不足平也中興勲業在此一舉卿之此行適中機會覽奏再三嘉歎不已遣此獎諭卿宜悉之

付飛

御押

先臣得張俊報韓世忠先以四日癸卯自招信泗州還楚而俊亦以十四日癸丑還軍滁州先臣既獨以孤軍駐定遠而虜已悉遁乃復還軍且具以奏聞未至朝廷以未知世忠

楚十七日丙辰復賜御札令先臣

出濠壽牽制

累得卿奏往來廬舒間想極勞勩一行將士日夜暴露之苦道路登涉之勤朕心念之不忘比以韓世忠尚在濠州與賊相拒獨力恐難支梧累奏告急卿智略有餘可為朕籌度擇利提師一出濠壽間牽制賊勢以援世忠想卿忠義體國必以宗社大計為念無分彼此劉錡一軍已專令間道先行張俊楊沂中



亦遣兵前去并欲卿知十七日

付飛御押

臣珂跋

臣仰惟

高宗皇帝天錫

神武

紹開

中興

南征

北伐

景命重集而先臣飛奮自畎畝首蒙

異知外抗強胡內平劇盜方復京西之

境土智奪中原之僭偽至於旌麾所指

兩河響應謁視

陵寢恢拓版圖無非簡在

上心中稟

成筭故

雲章



奎畫

輝映日月藏之臣家曾爲

盛典中經權臣之禍歸之有司屬當

更化

首還諸孤於嶺表且以

軫念先臣不忘之

德意屬于

孝宗皇帝迨

御極之初

盡伸前枉臣父霖拔自流離之餘躡登

清貫嘗因攝貳匠監抗章有

請遂獲

賜還若群陰宿冦將旦澄霽粲然復覩

青天萬象呈露焜眩心目臣父是用夤

奉朝夕屢欲刊之琬琰以詔亡窮以修

榮遇以章

先帝委寄待遇之隆而彙次未終齎恨

沒地臣生銜隕霜之哀重佩易箒之訓



追述

先志纂輯次第端拜摹刻凡爲

詔札七十有六若淮西始終十有五

札復以甲子繫日蓋辨明疑似不敢不

詳其他軼在人家

散之族部者臣不能究悉誓畢此生搜

訪以補其

遺庶幾

帝王彌綸之



無有執之而流涕如德輿  
忘其狂且僭而志于下方  
歲次癸亥冬十有一月乙

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臣岳珂恭書

之誣歲月未久裨官所載  
是以甲子



而且數以事始誠恐不如  
以洗謗書詔來禩今

家石刻上

散諸士大夫間特其標軸  
紆卷故讀辨誣者每病於  
之難錄本鋟木以就簡易  
披咸在昭然可信抑子孫

論是是非非之理



鄂國金佖粹編卷第四

孫養謙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

行實編年卷之一

崇寧二年

宣和四年

宣和六年

靖康元年

靖康二年 是年改元建炎

建炎二年



建炎三年

本貫相州湯陰縣永和鄉孝悌里

曾祖成故贈太師魏國公

妣楊氏故贈慶國夫人

祖立故贈太師唐國公

妣許氏故贈越國夫人

父和故贈太師隋國公

妣姚氏故封魏國夫人贈周國夫人

建炎二年 癸未歲

先臣和遺事 初歲遺事

二月十五日先臣生名飛字鵬舉按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及姓源類譜曰唐堯時有四岳者佐堯理天下因官以命氏實岳姓所自始其後支胄莫考凡數千載皆韜迹不耀望雖出山陽郡先臣實家于湯陰亦知其所以徙自先臣成而下皆以力田為業及先臣和時有瘠田數百畝僅足廩食河北屢歉饑者多先臣和常日以脫粟數升雜蔬為糜



與家人旦暮食取半飽盡以其餘呼道路之  
饑者均而飼之家人有不堪者先臣和謂之  
曰彼饑者亦人爾而能一二日不食吾與若  
日再食而猶欲求飽耶吾欲裁吾之僅有濟  
人之絕無耳人有侵其地以耕者割而予之  
無爭意有貸其財而弗償者折券棄之無愠  
色雖世窶乏未嘗悔鄉人重敬之先臣方在  
學有老父過門聞姚氏之聲曰所生男也他  
日當以功名顯世位三公孤父因忽不見及  
生先臣之夕有大禽若鵠自東南來飛鳴于  
寢室之上先臣和異之因名焉未彌月黃河  
決內黃西水暴至姚氏倉皇襁抱坐巨甕中  
衝濤而下乘流滅沒俄及岸得免先臣少負  
氣節沉厚寡言性剛直意所欲言不避禍福  
資敏悟強記書傳無所不讀尤好左氏春秋  
及孫吳兵法或達旦不寐家貧不常得燭晝  
拾枯薪以自給然於書不泥章句一見得要  
領輒棄之爲言語文字初不經意人取而誦



之則辨是非析義理若精思而得者生而有  
神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腰弩八石嘗學射  
于鄉豪周同一日同集衆射自眩其能連中  
的者三矢指以示先臣曰如此而後可以言  
射矣先臣謝曰請試之引弓一發破其筈再  
發又中同大驚遂以其所愛弓二贈先臣後  
先臣益自練習能左右射隨發輒中及爲將  
亦以教士卒由是軍中皆善左右射屢以是  
破賊鋒同與先臣別未幾而死先臣往弔其  
墓悲慟不已每朔望則粥鬻一衣設卮酒鼎肉  
于同冢上奠之而泣引所遺弓發三矢又泣  
然後酌酒瘞肉于冢之側徘徊悽愴移時乃  
還衣就盡先臣和覺而索之默不言捷之亦  
不然後伺其出而竊從往視之盡見其所爲  
乃問之曰爾所從射者多矣獨奠泣于周同  
墓何也曰飛向者學射於周君而特與飛厚  
不數日盡其道以歸念其死無以報聊於朔  
望致禮耳又問其故曰射三矢者識是藝之



所由精也。酌酒瘞肉者，周君所享，飛不忍食也。先臣和始甚義之，撫其背曰：「使汝異日得為時用，其徇國死義之臣乎？」先臣應之曰：「惟大人許飛以遺體報國家，何事不敢為？」先臣和乃歎曰：「有子如此，吾無憂矣。」  
宣和四年 壬寅歲 年二十

從敢戰 擒陶俊賈進 先臣和卒  
真定府路宣撫劉韜募敢戰士備胡先臣首  
應募韜一見大奇之使為小隊長相州劇賊

陶俊賈進攻剽縣鎮殺略吏民官軍屢戰失利先臣請以百騎滅之韜與步騎二百先臣預遣三十人易衣為商入賊境賊掠之以歸置千部伍先臣乃夜伏百人於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易其兵少出戰俊箕踞坐馬上嫚罵交鋒先臣陽北賊乘勝追逐伏兵起擊所遣三十人自賊中擒俊進於馬上賊衆亂莫知所為遂俘獲其衆餘黨盡散知相州王靖奏其功補承信郎命未下得先臣和訃



洗奔還湯陰執喪盡禮毀瘠若不勝會

朝廷罷敢戰士前命竟不下先臣亦棄不復問

宣和六年 甲辰歲 年二十二

殺張超 從平定軍

春三月賊

敢犯吾係耶起而視之

超方恃勇直前先臣乘垣引弓一發貫吭而

踣賊衆奔潰野賴以全是歲授平定軍爲効

用士稍擢爲偏校

靖康元年 丙午歲 年二十四

榆次覘虜 干大元帥府 招吉倩

補承信郎 戰侍御林

轉寄理保義郎 戰滑州河上

轉秉義郎 隸宗澤

夏六月路分季團練失其名知其勇以百餘

騎檄往慶陽榆次縣覘賊謂之硬探猝遇虜

衆騎士畏卻先臣單騎突虜陣出入數四殺

其騎將數人虜衆披靡不敢逼至夜以虜服



潛入其營遇擊刀斗者謬爲胡語答之遂周  
行營柵盡得其要領以歸補進義副尉會夜  
渡亡其告身先臣又棄不復問間行歸相州  
冬高宗皇帝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河  
朔至相州先臣因劉浩得見命招羣賊吉倩  
等與以百騎先臣受命出日薄莫頓所部  
宿食自領四騎徑入賊營羣賊駭愕先臣呼  
倩等慰諭之曰胡虜犯順汝曹不輔義以立  
功名反於草間苟活今我以大元帥命招  
納汝曹此轉禍爲福之秋也倩等素知先臣  
名且感其至誠置酒延之先臣亦豪飲不疑  
酒酣倩謂先臣曰倩等旣搔動州縣今旣受  
招恐未免誅戮先臣開諭再三衆已聽命忽  
一賊起搏先臣先臣批其頰應手仆地拔劔  
向之倩等羅拜請免相率解甲受降凡三百  
八十人由是受知於大元帥補承信郎分  
鐵騎三百使先臣往李園渡嘗虜軍戰于侍  
御林敗之殺其梟將轉成忠郎以魯大父諱



寄理保義郎未幾以檄從劉浩解東京圍與虜相持於滑州南先臣乘浩馬從百騎習兵河上河凍冰合虜忽至先臣麾其下曰虜雖衆未知吾虛實及其未定擊之可以得志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先臣以刀承之刃入寸餘復拔刀擊之斬其首屍仆冰上騎兵乘之虜衆大敗斬首數千級得馬數百匹以功遷秉義郎大元帥次北京以先臣軍隸留守宗澤

靖康二年

是年改元建炎

丁未歲 年二十五

戰開德

轉修武郎

戰曹州

轉武翼郎

宗澤授陣圖

從大元帥移南京 上書奪官

詣張所 借修武郎閤門祗候中

軍統領 論兩河燕雲利害

借武經郎 從王彥 戰新鄉

敗王索 戰侯兆川 戰太行山

擒拓跋耶烏 殺黑風大王 歸宗澤



充留守司統制 隸杜充

春正月戰于開德以兩矢殪金人執旗者二人縱騎突擊敗之奪甲馬弓刀以獻轉修武節二月戰于曹州先臣被髮揮四刃鐵簡直犯虜陣士皆賈勇無不一當百大破之追奔數十里轉武翼郎澤大奇先臣謂之曰爾勇智材藝雖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古法今為偏裨尚可他日為大將此非萬全計也授以陣圖先臣一見即置之後復以問先臣先臣曰留守所賜陣圖飛孰觀之乃定局耳古今異宜夷險異地豈可按一定之圖兵家之要在於出奇不可測識始能取勝若平原曠野猝與虜遇何暇整陣哉况飛今日以裨將聽命麾下掌兵不多使陣一定虜人得窺虛實鐵騎四蹂無遺類矣澤曰如爾所言陣法不足用耶先臣曰陣而後戰兵之常法然勢有不可拘者且運用之妙存於一心留守第思之澤默然良久曰爾言是也 大元



帥移 南京復令先臣以所部從五月 大  
元帥即 皇帝位改元建炎先臣上書數千  
言大槩謂 陛下已登 大寶黎元有歸社  
稷有主已足以伐虜人之謀而勤 王御營  
之師日集兵勢漸盛彼方謂吾素弱未必能  
敵正宜乘其怠而擊之而李綱黃潛善汪伯  
彥輩不能承 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  
二聖奉 車駕日益南又令長安維揚襄陽  
準備巡幸有苟安之漸無遠大之略恐不足

以繫中原之望雖使將帥之臣戮力于  
亡成功爲今日之計莫若請 車駕還京罷  
三州 巡幸之詔乘 二聖蒙塵未久虜穴  
未固之際 親帥六軍迤邐北渡則 天威  
所臨將帥一心士帥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  
復書奏大忤用事之臣以爲小臣越職非所  
宜言奪官歸田里秋八月詣河北招撫使張  
所所一見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閣門祗候  
差充中軍統領所嘗從容問之曰聞汝從宗



留守勇冠軍汝自料能敵人幾何先臣曰勇不足恃也用兵在先定謀謀者勝負之機也故爲將之道不患其無勇而患其無謀今之用兵者皆曰吾力足以冠三軍然未戰無一定之畫已戰無可成之功是以上兵伐謀次兵伐交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教採樵以致絞皆用此也所本儒者聞先臣語矍然起曰公殆非行伍中人也因命先臣坐促席與論時事先臣慷慨流涕曰今日之事惟有滅賊虜

迎二聖復舊疆以報君父耳所曰王上以我招撫河北我惟職是思而莫得其要公嘗計之否先臣曰昔人有言河北視天下猶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言人之一身珠璣可無而四肢不可暫失也本朝之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繇亘不相應援獨恃河北以爲固苟以精甲健馬馮據要衝深溝高塹峙列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一城受圍諸城



或撓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則虜人不敢窺  
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  
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  
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間嘗  
思及童宣撫取燕雲事每發一笑何則國  
家用兵爭境土有其尺寸之地則得其尺寸  
之用因糧以養其兵因民以實其地因其練  
習之人以爲嚮道然後擇其要害而守之今  
童宣撫不務以兵勝而以賄求虜人旣得重  
賄陽諾其請收其糧食徙其人民與其素習  
之士席卷而東付之以空虛無用之州國  
家以爲燕雲真我有矣則竭天下之財力以  
實之不知要害之地實彼所據彼俟吾安養  
之後一呼而入復陷腥羶攻取燕雲而不志  
諸關是以虛名受實禍以中國資夷狄也河  
南河北正亦類此今朝廷命河北之使而  
以招撫名越河以往半爲胡虜之區符何以  
爲招撫之地爲招撫職事計直有盡取河北



之地以爲 京師援耳不然天下之四肢絕  
根本危矣異時醜虜旣得河北又侵河南險  
要旣失莫可保守駸駸未已 幸江 幸淮皆  
未可知也招撫誠能許 國以忠稟命 天子  
提兵壓境使飛以偏師從麾下所嚮惟招撫  
命耳一死烏足道哉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  
先臣從都統王彥渡河至衛州新鄉縣虜勢  
盛彥軍石門山下先臣約彥出戰不進先臣  
疑彥有他志抗聲謂之曰 二帝蒙塵賊後

河朔臣子當開道以迎 乘輿今不速戰而  
更觀望豈真欲附賊耶彥默然強與置酒幕  
下有姓劉者數於掌上畫斬字示彥彥不應  
先臣怒起獨引所部慶戰奪虜纛而舞之諸  
軍鼓譟爭奮遂拔新鄉擒千戶阿里字又與  
萬戶王索戰敗之明日將戰侯兆川先臣預  
戒士卒曰吾已兩捷彼必併力來吾屬雖寡  
當爲必勝計不用命者斬及戰士卒重傷先  
臣亦被十餘創與軍中皆死戰卒破之獲士



馬不可勝計夜屯石門山下或傳虜騎復至一軍皆驚唯先臣堅卧不動虜卒不來糧盡累日殺所乘馬以饗士間走彥壁乞糧彥不許乃引所部益北擊虜又戰于太行山獲馬數十匹擒拓跋耶烏居數日復與虜遇先臣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虜帥黑風大王走其眾三萬虜軍破膽先臣自知為彥所疑乃自為一軍歸宗澤澤命為留守司統制未幾澤死杜充代之

建炎二年 戊申歲 年二十六

戰胙城縣 戰黑龍潭 戰官橋

擒李千戶 從閻勅保護 陵寢

戰汜水關 戰竹蘆渡 轉武功郎

春正月合鞏宣贊失其名軍與金人戰于胙城縣大敗之又戰于黑龍潭龍女廟側官橋皆大捷擒女真李千戶渤海漢兒軍等送留守司秋七月從閻勅保護 陵寢八月初三日與金人大戰于汜水關虜有騎將往來馳突



先臣躍馬左射應弦而斃虜衆亂官軍奮擊  
大破之又檄先臣留軍竹蘆渡與虜相持糧  
垂盡先臣密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人各  
以薪屬交縛兩束四端焚火夜半皆舉虜疑  
援兵至驚潰先臣追襲大破之以奇功轉武  
功郎

建炎三年 巳酉歲 年二十七

大戰 京師破王善等五十萬

轉武經大夫 擒杜叔五孫海

轉武略大夫借英州刺史 解陳州圍

擒孫勝孫清 轉武德大夫授真刺史

說杜充勿棄 京師 戰鐵路步

戰盤城擒馮道 諫杜充 戰馬家渡

戰鍾山 戰廣德 擒王權等

戰溧陽 擒渤海太師李撒八

春正月賊首王善曹成張用董彥政孔彥舟

率衆五十萬薄南薰門外鼓聲震地充拊先

臣曰 京師存亡在此舉也時先臣所部纔



八百人衆皆懼不敵先臣謂曰賊雖多不整也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矢右運鐵矛領數騎橫衝其軍賊軍果亂後騎皆死戰自午及申賊衆大敗轉武經大夫杜叔五孫海等圍東明縣先臣與戰擒之轉武略大夫借英州刺史二月王善圍陳州恣兵出掠充檄先臣從都統制陳淬合擊之先臣先命偏將岳亨以遊騎絕其剽掠之路獲其餉卒牛驢善兵不敢復出勢益沮二十一日戰于清河大敗之擒其將孫勝孫清等以歸所降將卒甚衆轉武德大夫授真刺史夏四月又檄從淬合擊善衆六月二十日先臣次崔橋鎮西又遇善軍迎敵敗之單騎與岳亨深入執馘乃還杜充棄京師之建康先臣說之曰中原之地尺寸不可棄况社稷宗廟在京師陵寢在河南尤非他地比留守以重兵碩望且不守此他人柰何今留守一舉足此地皆非我有矣他日欲復取之非捐數十萬之衆



不可得也留守盍重圖之充不聽遂從之建  
康師次鐵路步與賊首張用戰敗之至六合  
檄討李成破之于盤城成又退保滁州充命  
王瓌討之瓌提兵至梁路徘徊不進其輜重  
在長蘆成遣輕騎五百襲奪之不獲掠寺僧  
百姓百餘人劫取先臣裴凜犒軍銀絹先臣  
方渡宣化鎮聞之急進兵掩擊賊兵盡殪得  
其梟將馮進還所掠人於長蘆成奔江西瓌  
竟不至滁而返冬十一月金人舉兵與杰

成共寇烏江縣元閉門不出諸將屢請不答  
先臣叩寢閣諫之曰勅虜大敵近在淮南睥  
睨長江包藏不淺卧薪之勢莫甚於此時而  
相公乃終日宴居不省兵事萬一敵人窺吾  
之怠而舉兵乘之相公既不躬其事能保諸  
將之用命乎諸將既不用命金陵失守相公  
能復高枕於此乎雖飛以孤軍効命亦無補  
於國家矣因流涕被面固請出視師充漫  
應曰來日當至江漣竟不出十八日虜由馬



家渡渡江充始遣先臣等十七人領兵二萬  
從都統制陳淬與虜敵戰方酣大將王燮以  
數萬眾先遁諸將皆潰去獨先臣力戰會暮  
後援不至輜重悉為潰將引還士卒乏食乃  
全軍夜屯鍾山遲明復出戰斬首以數千百  
計諸將怙怙欲叛戚方首亡為盜先臣麾下  
亦有從之者先臣灑血厲眾曰我輩荷國  
厚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竹帛死  
且不朽若降而為虜潰而為盜偷生苟活身

死名滅豈計之得耶建康江左形勝之地使  
胡虜盜據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死無二  
輒出此門者斬音容慷慨士為感泣不敢有  
異志又招餘將曰凡不為紅頭巾者隨我於  
是傳慶劉經以軍從元竟以金陵府庫與其  
家渡江降虜餘兵皆西北人素慕先臣恩信  
有密白先臣願請為主帥而俱叛北者先臣  
陽許之有頃其部曲首領各以行伍之籍來  
先臣按籍呼之曰以爾等之眾且強為朝廷



立奇功取中原身受上賞乃還故鄉豈非榮耶必能前滌舊念乃可相附其或不聽寧先殺我我決不能從汝曹叛衆皆幡然懽呼曰惟統制命遂盡納之兀朮趨臨安府先臣領所部邀擊之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斬一千二百一十六級擒女真漢兒王權等二十四人俘諸路剃頭簽軍首領四十八人察其可用者結以恩信遣還虜中令夜斫營燒毀七旬九梢砲車及隨軍輜重器仗乘其亂縱兵交擊大敗之俘殺甚衆駐于廣德之鍾村是時糧食罄匱先臣資糧于敵且發家貲以助之與士卒最下者同食將士常有飢色獨畏先臣紀律不敢擾民市井鬻鬻如常時虜之簽軍涉其地者皆相謂曰岳爺爺軍也爭欲降附前後萬餘人虜侵溧陽縣先臣遣劉經將千人夜半馳至縣擊之殺獲五百餘人生擒女真漢兒軍僞同知溧陽縣事渤海太師李撒八等一十二人及千戶留哥



鄂國金佗稗編卷第四

國金佗稗編卷第五

孫奉議郎攬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

行實編年卷之二

建炎四年

紹興元年

紹興二年

紹興三年

建炎四年

庚戌歲

年二十八

破羣賊

戰常州

擒少壯

董太

渭



復建康府獻俘行在 賜袍鎗鎧  
帶鞍馬 平威方 轉武功大夫  
昌州防禦使 除通泰州鎮撫使  
戰承州擒高太保阿主孛董等  
賜金注碗盃 戰北炭村 戰柴墟鎮  
戰南霸塘

春正月金人攻常州守臣周杞遣屬官趙九  
齡來迎先臣欣然從之且欲據城堅守扼虜  
人歸路以立奇功會城陷未及行郭吉在  
興松扞吏民令佐聞先臣威名同奉書以迎  
且謂邑之糧糗可給萬軍十歲先臣得書遂  
赴宜興甫及境吉已載百餘舟逃入湖矣先  
臣即遣部將王貴傳慶將二千人追之大破  
其衆毆其人船輜重以還時又有群盜馬臯  
林聚等精銳數千先臣遣辨士說之盡降其  
衆有號張威武者不從先臣單騎入其營手  
擒出斬之收其軍常之官吏士民棄其產業  
趨宜興者萬餘家邑人德之各圖其像與老



雜晨夕瞻仰如奉定省曰父母之生我也易  
公之保我也難又相帥即周將軍廟闢一堂  
祠之邑令錢謹爲之記夏四月金人再犯常  
州先臣邀擊四戰皆捷擁溺河死者不可數  
計擒女真萬戶少主孛董漢兒李渭等十一  
人復尾襲之於鎮江之東戰屢勝 詔令就  
復建康乃親將而往二十五日戰于清水亭  
金人大敗僵屍十五餘里斬耳帶金銀環者  
一百七十五級擒女真渤海漢兒軍四十

人獲其馬四百九十三副弓箭刀旗金鼓  
三千五百一十七事五月兀朮復趨建康先  
臣設伏於牛頭山上待之夜令軍衣黑衣混  
虜中擾其營虜人驚自攻擊益邏  
卒於營外伺望先臣復潛令  
側伺其往來盡擒之初十日  
要索城中金銀縑帛騾馬及  
騎三百步卒二千人自牛頭山馳至南門  
新城設寨遂戰大破兀朮凡其所要獲負而



登舟者盡以戈殪其人於水溺溺填委於岸者  
山積斬禿髮垂環者三千餘級僵屍十餘里  
降其卒千餘人萬戶千戶二十餘人得馬三  
百匹鎧仗旗鼓以數萬計牛驢輜重甚眾兀  
木遂奔淮西先臣乃入城撫定居民俾各安  
業虜無一騎留者六月獻俘 行在所上諭  
所俘得 二聖音問感慟久之先臣奏曰建  
康為 國家形勢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比  
張俊欲使臣守鄱陽備虜人之擾江東西者

臣以為賊若渡江必先二浙江東西地僻亦  
恐重兵斷其歸路非所向也臣乞益兵守淮  
拱護腹心 上嘉納之賜鐵鎧五十副金帶  
鞍馬鍍金鎗百花袍褒嘉數四初叛將戚方  
掠扈成軍老稚以歸成責之方陽謝約成盟  
還所掠成不悟而往方伏壯士殺之併屠其  
家成死其部曲相率歸于先臣廣德守臣亦  
奉書以方之難來告會有 詔命先臣討之  
先臣以三千人行寨于苦嶺方時發兵斷官



橋以自固先臣射矢橋柱方得天

先臣命傳慶等追之不獲俄益兵來先臣自

領千人出凡十數合皆勝復遁

已方生路垂絕知必為先臣所

會師方乃間道降俊俊為先臣

拜方號泣請命俊力為

討有命飛固當稟從然飛與方同

遽叛去固嘗遣人以逆順喻之不聽屠掠生

靈騷動郡縣又誘殺扈將而屠其家且拒命

不降比諸兇為甚此安可貫俊再三請先臣

呼方謂之曰招討既赦汝一死宜思有以報

國家方再拜謝立下左當廣德之戰也先臣

身先士卒方以手弩射先臣中鞍先臣納矢

於箠曰他日擒此賊必令折之以就戮至是

取矢昇方方寸折惟謹先臣與俊皆大笑方

流汗股慄不敢仰視於是胡虜盜賊之在近

境者或殺或降時有刪定官邵緯者上書廟

堂言先臣驍武沈毅而恂恂如諸生頃起義

追不



河北嘗以數十騎乘險據要却胡虜萬人之  
軍又嘗於 京城南薰門外以八九百人破  
王善張用五十萬之衆威震夷夏而身與下  
卒同食民間秋毫無擾如慮金人留軍江南  
牽制官軍大爲東南之患則奮不顧身克復  
建康爲 國家奪取形勢咽喉之地使逆虜  
掃地而去無一騎留者江浙平定其誰之力  
歷數功效無慮數千言廟堂以其書奏上於  
是有意超擢秋七月宰臣范宗尹奏事因言  
張俊自浙西來盛稱岳飛可用 上曰飛杜  
充愛將充於事 君失臣子之節而能用飛  
有知人之明猶可喜也遷武功大大昌州防  
禦使通秦州鎮撫使兼知秦州先臣以公牘  
申省辭通秦之命願以母妻并二子爲質乞  
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招集兵馬掩殺金賊  
復收本路州郡乘伺機會迤邐漸進使山東  
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庶幾得快平  
生之志盡臣子之節報聞八月金人攻楚州



急簽書樞密院趙鼎遣張俊援之命先臣隸  
俊節制俊辭曰虜之兵不可當也趙立孤壘  
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併亡無  
益鼎再三辨俊亦再三辭鼎奏 上曰若俊  
憚行臣願與之偕俊復力辭乃 詔先臣率  
兵腹背掩擊令劉光世遣兵而以先臣改隸  
光世節制 上數令人促光世親率渡江光  
世將行幙下或止之遂已 上聞之乃顧鼎  
曰移文不足以盡意卿可作書與光世詳言

之鼎遂移書光世又不行

時

詔先臣而先臣方自

行在歸宜興

程吏

部赴鎮兀术之知也十九日先臣

興

十三日軍至江陰竢舟未濟先臣聞敬言輕騎  
而先二十六日入泰州未視篆籍郡中敢死  
士及部押使臣劾用責其從軍願否狀盡收  
其馬置之教場集射于其中中的多得自擇  
一馬訖射得百人以賜甲五十副并作院甲  
五十副予之分爲四隊常置左右九月初二



日入治所初三日復出屯初九日軍既畢濟  
即日引兵屯三光宗嫌諱為楚聲援二十日遂

抵承州轉戰彌月三戰皆大捷殺其大酋高太  
保擒女真契丹渤海漢兒軍等又俘阿里孛  
董及里真阿主黑白打里蒲速里酋長七十  
餘人送行在 上賜札曰卿節義忠勇無愧  
古人所至不擾民不知有兵也所向必克寇  
始畏其威也 朕甚嘉焉今方國步艱難非  
卿等數輩 朕孰與圖復中土耶賜卿金三

一 一副盞十隻聊以不永懷也金人既陷承

楚 詔光世措置保守通泰時先臣在承州  
泰州盜起王昭寇城東張榮寇城北於是先  
臣得還守通泰之 命乃旋師自北炭村至  
柴墟屢戰皆大捷死者相枕藉謀報金人併  
兵二十萬將取通泰俄已破張榮焚城光世  
復違 詔不遣援兵先臣以聞冬十一月有  
旨泰州可戰即戰可守即守如其不可且於  
近便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先臣顧虜勢



盛泰無可恃之險初三日全軍保柴壩戰于南霸塘金人大敗擁入河流者不可勝計相持累日而秦州為鎮撫使分地不從 朝廷應副糧餉乏絕刳虜屍以繼廩初五日乃下令渡百姓于陰沙先臣以精騎二百殿金人望之不敢逼遂屯江陰時劇賊李成自號李天王乘金人殘亂之餘據江淮十餘州連兵三十萬有席卷東南之意遣其將馬進犯洪州十二月 上命張俊為江淮招討使

紹興元年

辛亥歲

年二十九

討李成 戰生米渡 戰筠州城東

戰朱家山 斬趙萬等 戰樓子莊

殺馬進孫建降其衆 降張用及

一丈青 充神武副軍統制

轉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 擒饒

達姚青 陞神武副軍都統制

春正月俊入辭盛言李成之衆 上曰成兵

雖衆不足畏因 諭俊以為今日諸將獨汝



無功俊遽曰臣何為無功上笑曰如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彥卿殆不如也俊恐悚承命而退退而畏縮自度必不可勝思諸將惟先臣為謀勇乃請以先臣軍同討賊詔許之二月先臣至鄱陽與俊合兵三月初三日次洪州賊連營西山王師不得渡諸將莫當其鋒俊大懼召先臣問曰俊與李成前後數戰皆失利君其為我計之先臣對曰甚易也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三千自上流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雖不才願為先鋒以行俊大喜從之初九日先臣身披重鎧先諸軍躍馬以濟衆皆駭視須臾以次畢渡觀者以為神乃潛出進軍之右先臣首突賊陣所部從之賊大敗降其卒五萬先臣追之二十五里及河渡土橋纜數十騎而橋壞後騎莫能進進引軍五千回攻先臣先臣以一矢殪其先鋒之將麾騎突前進軍望風皆曳兵又大敗俊呼壕寨吏治橋後騎亦至進遂走筠



州先臣以軍屯筠城東十一日賊復引兵出城布列橫亘十五里先臣以紅羅爲幟刺白岳字於上平明領所擇馬軍二百人建旗鼓而前賊易其少搏之伏發大敗走先臣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即坐卸衣甲當不汝殺賊應聲坐者八萬人死者無數擇所獲鎗刀衣甲器仗之堅全者束之令降卒負挈隨軍其敝者置于筠之州帑分隸降軍三日乃畢進以餘卒奔李成所成時在南康之建昌先臣實

夜引兵衝枚至朱家山偃兵伏幟於茂林待之進至伏兵一鼓出林賊衆大敗殺獲步兵五千人斬其將趙萬等進引十餘騎先走僅以身免成怒自引兵十餘萬來先臣遇之于樓子莊引軍合戰大破成軍降其卒二萬餘人獲馬二千匹追之由武軍至江州道中殺及降凡三萬人成自獨木渡趨蘄州先臣以馬軍追之渡步軍于張家渡以夾擊之殺馬進孫建及酋領其衆成軍晝夜駭走不得休



息飢困死者十四五至蘄州又降其卒萬五千  
人馬二千餘匹所棄器仗衣甲金帛無數  
成走降僞齊江淮以平相州人張用勇力絕  
群號張莽蕩其妻勇在用右帶甲上馬敵千  
人自號一丈青以兵五萬寇江西俊召先臣  
語曰非公無可遣者問用兵幾何先臣曰以  
飛自行此賊可徒手擒俊固以步兵三千益  
之先臣至金牛頓兵遣一卒持書諭之曰吾  
與汝同里人忠以告汝南薰門鐵路步之戰  
皆汝所悉也今吾自將在此汝欲戰則出戰  
不欲戰則降降則國家錄用各受寵榮不  
降則身隕鋒鏑或係累歸朝廷雖悔不可  
及矣用與其妻得書拜使者曰果吾父也敢  
不降遂俱解甲先臣受之以歸俊謂諸僚佐  
曰岳觀察之勇略吾與汝曹俱不及也繼又  
招降馬進餘黨之潰者數萬先臣汰其老弱  
得精兵萬餘人以歸俊俊奏功先臣第一秋  
七月充神武副軍統制命權留洪州彈壓盜



賊冬十月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  
汝爲陷邵武軍江西安撫大使李回檄先臣  
分兵三千保建昌軍二千保撫州以洪州鄰  
撫州建昌隣邵武也先臣使以岳字幟植城  
門且榜于境曰賊入此者死遊騎抄掠者望  
見皆相戒以勿犯村氓樵蘇猶故民不知有  
盜十一月姚達饒清以萬餘人逼建昌先臣  
使王萬徐慶將建昌之軍討之擒青達於四  
望山十二月陞神武副軍都統制



日先臣至茶陵先遣兵趨郴及桂陽路伺成  
動息上又令察其受招與否爲之進退先  
臣數以上意諭之成不聽乃上奏云內寇  
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服遠比年羣  
盜競作朝廷務廣德意多命招安故盜亦  
玩威不畏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  
加勦除盜起之衆未可遽殄上許之夏閏  
四月入賀州境成置寨太平場先臣未至賊  
屯數十里按兵立柵會得成謀縛而坐之帳



下省問先臣出帳召軍吏調兵食吏請曰糧  
且罄矣柰何先臣曰促之耳不然姑返茶陵  
以就餉已而顧見成謀摔耳頓足而入乃逸  
之謀至成軍盡以告成成大喜期明日追先  
臣軍是夜先臣命士蓐食夜半悉甲趨遠嶺  
初五日未明已破太平場寨盡殲其守隘之  
兵而焚毀之成大驚明日進兵距賀城二十  
里成募願戰賊兵三萬夜半據山之險迎捍  
官軍先臣麾兵掩擊賊衆大潰追至城東江  
岸成奔桂嶺路 上復賜 詔令不以遠近  
追捕又以暑月暴露之苦令學士院降 勅  
書撫諭先臣進兵趨桂嶺其地有北藏嶺上  
梧關蓬嶺號爲三隘成先引兵據北藏嶺上  
梧關以待先臣成自喜以爲得地利後來者  
莫能奪先臣至成以都統領王淵迎戰先臣  
麾兵疾馳不陣而鼓淵軍大潰復殲其守隘  
之卒奪二隘而據之成急遁去十三日成復  
選銳將自北藏嶺夾擊官軍先臣以兵迎之



成敗斬一萬五千餘級獲其弓箭刀鎗等無  
數成又自桂嶺置寨至北藏嶺綿亘六十餘  
里所據皆山險河澗道路隘狹人馬不得並  
行成自守蓬嶺嚴備特甚是時賊衆十餘萬  
皆河北河東陝右之散卒驍勇健鬪先臣所  
部纔八千人而騎兵最少視成軍十不及其  
一十五日先臣進兵蓬嶺分布嶺下日及未  
一鼓登之成軍四潰所殺及掩擁入河者不  
知其數成自投嶺下得駿馬而逃先臣舉其  
寨盡有之凡鎗刀金鼓旗幟無遺者奪其神  
虜人民數萬人歸之田里擒其將張全成竄  
連州先臣召張憲王貴徐慶謂之曰曹成敗  
走餘黨盡散追而殺之則良民脅從深可憫  
痛然縱其所往則大兵旣旋復聚爲盜吾今  
遣若等三路招降若復抗拒誅其酋而撫其  
衆謹毋妄殺以累 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  
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陽招之降者二  
萬與先臣會于連州先臣用其酋領而給其



食降民大喜乃益進兵追成成懼甚走宣撫  
司降有郝政者率衆走沅州首被白布自稱  
爲成報讎謂之白頭巾已而爲張憲所擒其  
將楊再興走躍入澗中憲欲殺之再興曰願  
執我見岳公遂受縛先臣見再興竒其貌命  
解其縛曰吾不殺汝汝當以忠義報國再  
興拜謝後卒死國事爲名將嶺表悉平時以  
盛夏行煙瘴之地登山涉險衝冒炎暑賊兵  
以疾死者相繼而官軍無一人疫癘者淮死  
敵之兵纔一二人說者以爲先臣忠義所致  
六月十一日授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依  
前神武副軍都統制制辭有許國忠誠馭  
衆訓整同士卒之甘苦致紀律以嚴明之語  
初有旨命先臣平曹成日赴行在尋以  
江州係控扼要地合屯重兵先臣將帶本  
部并韓京吳錫軍屯于江州比入江西界准  
本路安撫大使李回牒令招殺馬友下郝通  
賊馬先臣遂至筠州降之除揀放外得精兵



一萬八千人因奏所得兵可以防江其韓京  
吳錫軍更不須起發乃以京錫撥隸荆湖廣  
南宣撫司時馬友復犯筠州城西防隘之兵  
望風潰散守臣已徒步出境及聞先臣軍來  
友遽逃去軍至江州劉忠之餘黨四千餘人  
寇蘄之廣濟縣又李通已受招安在司公山  
不肯出令先臣掩捕悉平之於是李回奏乞  
以舒蘄光黃接連漢陽武昌一帶盜賊並委  
先臣招捕十一月二將李宗亮誘張式以所

平兵叛

紹興三年 癸丑歲 年三十一

平李宗亮 賜金蕉酒器 討虔寇

擒彭友等 平固石洞 入虔州

斬十大王等 擒高聚 擒張成

召赴行在 賜袍帶鞍馬弓箭等

賜宸翰精忠旗 除江西沿江制

置使 改江西制置使兼舒蘄州

改神武後軍統制



春正月宗亮式夜至筠州焚毀居民殺劫甚衆先臣遣徐慶傳選軍捕滅之二月上遣鄭莊齋賜先臣金蕉酒器如賜韓世忠禮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臣到洪州採訪物論皆謂岳飛提兵素有紀律人情恃以爲安今岳飛將帶軍兵前赴行在竊恐民不安業盜賊無所鎮壓復至猖獗乃不果行又賜李回親札令擇本路盜賊熾盛處專委先臣是時言三二州之境盜賊羣起言

則彭友李動天爲之魁及以次首領號爲十大王虔州則陳顥羅閑十等各自爲首連兵數十萬置寨五百餘所表裏相接捍拒官軍分路侵寇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潮邵武諸郡縱橫來往兇焰方赫於是李回奏吉寇彭友等爲亂乞專委先臣廣東宣諭明橐亦奏虔賊爲二廣患採之南方物論皆言岳飛所部最爲整肅所過不擾若朝廷矜憫遠人特遣岳飛軍來則不惟可除羣盜



而既招復叛如劉樺輩亦可置之隊伍繩以  
紀律使之爲用又知梧州文彥明奏虔州鹽  
寇入贛東劫掠乞委先臣討捕劉太中亦連  
奏以先臣爲請 上始專以虔吉寇付先臣  
夏四月先臣至虔州聞彭友等立柵于固石  
洞儲蓄甚富先臣遣吏伺其實乃已離固石  
洞悉其兵至雩都俟官軍且宣言曰人言岳  
承宣智勇爲天下第一我今破之岳承宣且  
敗他人若我何吏回報先臣笑遣辯士二人  
造之開諭禍福說之以降賊曰爲我語岳承  
宣吾寧敗不肯降毋以虛聲恐我也遂與戰  
友等方躍馬驅突示其驍勇先臣麾軍擊之  
擒友等於馬上餘酋散走賊衆橫屍滿山谷  
獲衣甲器械無數奪其被虜老弱二萬餘人  
縱歸田里餘酋復退保固石洞洞之山特高  
四環皆水登山僅止一徑勢甚險阻先臣頓  
兵瑞金縣領千餘騎至固石洞復遣辯士說  
之曰汝誠衆且險能保不敗耶敗而後降吾



不汝賞矣降即亟降毋自速辜賊衆不聽曰  
苟能破山寨而降吾黨雖死尚何憾先臣乃  
列馬軍於山下皆重鎧持滿黎明遣死士三  
百疾馳登山賊衆大亂山下鳴鼓呼噪賊莫  
測多寡棄山而下見山下皆爲列騎所圍於  
是疾呼丐命倉卒投墜而死者甚衆先臣乃  
令軍中毋殺一人賊衆悉下山投降或曰說  
之不我聽何以貸爲請盡戮之先臣蹙然良  
久曰此輩雖兇頑然本愚民耳殺之何益且

主上旣赦其人矣不然何以成主上之美  
命籍其金帛之藏盡入備邊激賞庫擇降民  
之勇銳者隸諸軍餘悉縱之田里下令使各  
安業耕種逃民盡還遣徐慶等將兵授以方  
略捕諸郡賊以次敗降是役也擒賊大小首  
領五百餘人一無遺類初廟堂以隆祐震  
驚之故有密旨令屠虔城先臣旣平諸寇  
乃駐軍三十里外上疏請誅首惡而赦脅從  
不許連請不已上乃爲之曲宥詔諸先



臣裁決六月先臣始入城論囚即請首罪之  
尤者數人各置之法餘悉稱旨詔黃之市不  
易肆虔人懽聲如雷至今父老家家繪而事  
之遇諱日則哀金飯僧于梵舍以爲常雖更  
權臣之禍亦不變時又有劉忠之將高聚犯  
袁州先臣遣王貴擊之擒高聚及其徒二百  
餘人降其衆三千殺其僞統制方失其名張  
成亦以三萬人犯袁州陷萍鄉復遣王貴擊  
之成敗走王貴奪其寨焚之殺死甚衆俘五



其威聲十八日有旨諭先臣其目有三一  
令先臣於江州興國南康一帶住劄江西諸  
屯軍馬許遇緩急抽差一江上有軍期急速  
與制置會議不及許一面隨宜指置一舒蘄  
兩州增隸先臣節制二十日賜銀二千兩犒  
所部將士二十一日改除江南西路制置使  
二十四日除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二十  
七日以李山軍馬隸先臣二十九日改差神  
武後軍統制依前制置使冬十一月令王瓌



折彥質遣吳全吳錫兩軍並聽先臣節制十  
二月以李橫牛臯隸先臣是時偽齊使李成  
合比虜兵五十萬大舉南寇攻陷襄陽府及  
唐鄧隨郢州信陽軍故鎮撫刺史如李橫李  
道翟琮董先牛臯等俱失守偽齊於每郡俱  
置偽將又有湖寇楊么與偽齊交結欲分車  
船五十艘攻岳鄂漢陽蘄黃順流而下李成  
以兵三萬益楊么舟師自提十七萬由江西  
陸行趨兩浙楊么會合朝廷患之始命於

江南北岸水陸戰備處常為待敵計又命於  
興國大冶通洪州之路措置隄備多遣間探  
日具事宜以聞又命防拓鄂黃等州及漢陽  
軍又於下流鄂岳備賊營之潛渡為寇者據  
興四年四月四日權知一日先臣與幕中人  
岳州劉愿申事宜狀語論及三寇或問將何先先臣曰先襄漢襄  
漢既復李成喪師而逃楊么失援矣第申嚴  
下流之兵以備之然後鼓行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五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六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行實編年卷之三

紹興四年

紹興五年

紹興四年 甲寅歲 年三十二

兼荆南鄂岳州 復郢州 斬京

超劉楫 復隨州 斬王嵩 戰

襄江 復襄陽府 戰新野市



起營田 敗劉合字董 降楊德

勝 復鄧州 擒高仲 賜銀合

茶藥 復唐州 復信陽軍 屯

鄂州 除清遠軍節度使 戰唐州

春三月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先臣乃奏

乞復襄陽六郡以為今欲規恢不可不爭此

土宜及時攻取以除心膂之病 上以諭輔

臣趙鼎奏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於是即

以親札報之曰今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

卿復襄陽六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

追奔之際帝嫌諱無出李橫舊界畫一之目以湖

北帥司統制官顏孝恭崔邦弼兩軍并荆南

鎮撫使司馬軍並隸節制及諸州既復並許

隨宜措置差官防守如城壁不堪守禦則移

治山寨或用土豪或用舊將牛皐等主之夏

四月令神武右軍中軍各選堪披帶馬百匹

遣使臣兵級部付先臣二十五日 上以金

束帶三賜先臣將佐五月除黃復州漢陽軍



德安府制置使提兵至郢州僞將京超驍勇  
武悍號萬人敵雜蕃漢萬餘人軍勢大張先  
臣渡江至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帥復舊  
境不涉此江初五日抵城下先臣躍馬環城  
以策指東北敵樓顧謂衆曰可賀我也超乘  
城拒敵先臣使張憲就問之曰爾曹本受  
聖朝厚恩何得叛從劉豫超謀主劉揖出應  
之曰今日各事其主毋多言也先臣怒甚時  
軍正告糧乏先臣問於新除幾何曰可再飯  
先臣曰可矣吾以翌日巳時破賊黎明鼓衆  
薄城一麾並進衆皆累肩而升超迫於亂兵  
投崖而死殺虜卒七千人積屍與天王樓俱  
高劉揖就縛至前先臣責以大義南鄉斬之  
遂復郢州於是遣張憲徐慶復隨州僞將王  
嵩聞憲慶至不戰而遁退保隨城未下先臣  
遣牛臯裹三日糧往糧未盡而城已拔執嵩  
斬之得士卒五千人遂復隨州先臣領軍趨  
襄陽李成聞先臣至引軍出城四十里迎戰



左臨襄江王貴牛臯等欲即赴賊先臣笑謂  
貴等曰止此賊屢敗吾手吾意其更事頗多  
必差練習今其踈暗如故夫步卒之利在阻  
險騎兵之利在平曠成乃左列騎兵於江岸  
右列步卒於平地雖言有衆十萬何能爲於  
是舉鞭指貴曰爾以長槍步卒由成之右擊  
騎兵指臯曰爾以騎兵由成之左擊步卒遂  
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不能支退擁入江  
人馬俱墜激水高丈餘步卒之僨死者無數

成軍夜遁復襄陽府駐軍城中僞齊益李成  
兵屯襄江北新野市號三十萬欲復求戰先  
臣先遣王萬提兵駐清水河以餌之先臣繼  
往六月五日賊悉其衆衝突官軍萬與先臣  
兵夾擊敗之六日復戰又敗之使萬追擊橫  
屍二十餘里上賜札曰李成益兵而來我  
師大獲勝捷乃卿無輕敵之心有勇戰之氣  
之所致也因以見賊志之小小耳朕甚慰  
焉嘗降親札令卿條具守禦全盡之策若



少留騎兵恐復為賊有若師徒眾多則饋餉  
 疲勞乃自困之道卿必有以處焉先臣奏曰  
 臣竊觀金賊劉豫皆有可取之理金賊累年  
 之間貪婪橫逆無所不至今所愛惟金帛子  
 女志已驕惰劉豫僭臣賊子雖以儉約結民  
 而人心終不忘 宋德攻討之謀正不宜緩  
 苟歲月遷延使得修治城壁添兵聚糧而後  
 取之必倍費力 陛下淵謀遠略非臣所知  
 以臣自料如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

原恢復故疆民心効順誠易為力此則 國  
 家長久之策也在 陛下睿斷耳若姑以目  
 前論之襄陽隨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若行  
 營田之法其利為厚即今將已七月未能耕  
 墾來春即可措畫 陛下欲駐大兵於鄂州  
 則襄陽隨郢量留軍馬又於安復漢陽亦量  
 駐兵兵勢相援漕運相繼荆門荆南聲援亦  
 已相接江淮荆湖皆可奠安六州之屯且以  
 正兵六萬為固守之計就撥江西湖南糧斛



朝廷支降券錢為一年支遣候營田就緒軍  
儲既成則朝廷無餽餉之憂進攻退守皆  
兼利也惟是葺治之初未免艱難必仰朝  
廷微有以資之基本既立後之利源無有窮  
已又此地秋夏則江水漲隔外可禦寇內足  
以運糧至冬後春初江水淺澀吾資糧已備  
可以坐待矣于今所先在乎速備糧食斟酌  
屯守之兵可善其後臣今亦候糧食稍足即  
通江北雖番偽賊勢眾多臣等當竭力勦戮

不取少負陛下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王瓌  
以大兵討楊么六萬之兵亦未及抽摘然營  
田之議自是興矣秋七月遂進兵鄧州聞李  
成與金賊劉合李董陝西番偽賊兵會聚于  
州西北置寨三十餘所以拒官軍先臣遣王  
貴等由光化路張憲等由橫林路會合掩擊  
憲至鄧城外三十里遇賊兵數萬迎戰王萬  
董先各以兵出奇突擊賊眾大潰降執番官  
楊德勝二百餘人得兵仗甲馬以萬計劉合



李董僅以身免賊將高仲以餘卒走退保鄧城閉門堅守十七日先臣引兵攻城將士皆不顧矢石蟻附而上一鼓拔之生擒高仲遂復鄧州上聞之喜謂胡松年曰朕雖素聞岳飛行軍極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松年對曰惟其有紀律所以能破賊及捷奏至後殿進呈上曰岳飛籌略頗如人意令學士院降詔獎諭仍遣中使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并問勞將佐犒賞有差二十三日復唐

州尋又復信陽軍擒僞知通凡五十人襄漢悉平川陝貢賦綱馬道路至是始通行無阻焉襄漢旣平先臣辭制置使乞委任重臣經畫荆襄上賜詔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州屯駐不惟江西藉其聲援可保無虞而湖南二廣江浙亦獲安妥上乃以襄陽隨郢唐鄧信陽並作襄陽府路隸之先臣尋移屯鄂州二十五日除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依前神武後軍統制特封武



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

制詞略云身先百戰之鋒氣蓋萬夫之敵機

權果達謀成而動則有功威信著明師行而

耕者不變振王旅如飛之怒月三捷以奏功

率寧人有指之疆日百里而辟上慰我后

雲霓之望拯斯民塗炭之中辭意甚寵又賜

金束帶一九月兀朮劉豫稱兵七十餘萬林貴

報山東二萬元朮二部不計數趙進報劉豫

起發十萬陳香千經等報宿遷縣兩次見一

萬四千張斌報三太子與兀朮所領共十萬

五千密院所奏謀報三萬又報馬安撫二千

察七千三大王四十萬積而聚糧入

計之共當七十餘萬並據堂劄指揮聚糧入

寇謀報警言急二十一日令備軍馬舟船於衝

要控扼之地分布防托時具謀探動息及備

禦次第聞奏二十五日令照應荆襄控扼武

昌一帶仍措置楊么二十七日令體探的實

嚴切隄備二十九日令凡控扼處分遣官兵

嚴密把截如有警言急則鼓率將士極力捍禦  
掩殺毋令透漏冬十月五日令疾速措置更  
遣謀探日一具奏虜人侵淮急圍廬州上



賜札曰近來淮上探報緊急朕甚憂之已降指揮督卿全軍東下卿夙有憂國愛君之心可即日引道兼程前來朕非卿到終不安心卿宜悉之先臣奉詔出師池州先遣牛皐渡江十二月自提其軍趨廬州與皐會 上遣李庭幹賜先臣香藥旦賜札撫問時偽齊已驅甲騎五千被城皐以所從騎遙謂虜衆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爲見犯虜衆已愕然相視及展字號與精忠旗示之虜衆不戰而潰先臣謂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皐追擊三十餘里虜衆相踐及殺死者相半殺其都統之副及偽千戶長五百戶長數十人擒番偽兵八十餘人得馬八十餘匹旗鼓兵仗無數軍聲大振廬州遂平

紹興五年

乙卯歲

年三十三

入覲

賜銀絹等

除鎮寧崇信

軍節度使充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除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



使 陞都統制 大破楊么 降

黃佐楊欽 擒陳貴等 斬楊么

鍾儀 擒黃誠劉衡 賜銀合茶

藥 加檢校少保 除湖南北襄

陽府路招討使 賜銀合茶藥

春二月先臣入覲 上賜銀絹二千匹兩承

信郎恩命一母封國夫人孺人封號二冠帔

三 眷禮甚厚賜諸將金束帶及牛皐以下

二十九人并立功官六百四十六人各轉

資受賞有差授鎮寧崇信軍節度使依前神

武後軍統制充荆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

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進封武昌郡

開國侯 制詞有曰閱禮樂而厲廉隅德遜

有君子之操援枹鼓而先士卒忠蹇匪王臣

之躬又曰于疆于理威行襄漢之山川如飛

如翰名動江淮之草木又曰萬騎鼓行震天

聲於不測千里轉戰奪勇氣於方張力捍孤

城系俘羣醜又以 明堂恩加食邑五百戶



食實封二百戶十二日除荆湖南北襄陽府  
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招捕楊么楊么  
者鼎州鍾相之餘黨楚人謂幼爲么故稱么  
云自建炎末相敗死么率其餘部居湖湘間  
其徒有楊欽劉衡周倫黃佐黃誠夏誠高老  
虎等數年間聚兵至數萬立相之子儀謂之  
鍾太子與么俱僭稱王官屬名號車服儀衛  
並擬王者居有三衙大軍所居之室稱曰內  
文書行移不奉正朔蹂踐鼎澧窺覷上流程



迎道之壘衆所至得其懼心斯以寬予憂顧  
將至潭先遣使持檄至賊中招之先是鼎州  
太守程昌禹遣劉醇荆湖南北宣撫使孟庾  
遣朱寔湖廣宣撫使李綱遣朱詢荆南鎮撫  
使解潛遣史安湖南及諸軍遣晁遇十七人  
邵州太守和璟亦累遣人招安皆爲賊所殺  
至是所遣之使叩頭伏地曰節使遣某猶以  
肉餒飢虎也寧受節使劔不忍受逆賊辱先  
臣叱之起曰吾遣汝汝決不死使者起受命



以行至其境望見賊巢即厲聲呼曰岳節使  
遣我來諸寨開門延之使者以檄授賊賊捧  
檄欽誦或問岳節使安否雖叛服之志未齊  
然皆不敢萌異意於是么之部將黃佐謂其  
屬曰吾聞岳節使號令如山不可玩也若與  
之敵我曹萬無生全理不若速往就降岳節  
使誠人也必善遇我率其所部詣潭城降皆  
再拜先臣釋其罪慰勞之即日聞于 朝擢  
佐武義大夫開門宣贊舍人賞予特厚佐出

復單騎按其部撫問甚至明日召佐使坐命  
具酒與飲酒酣撫佐背謂曰子真丈夫知逆  
順禍福者無如子子姿力雄鷲不在時輩下  
果能為 朝廷立功名一封侯豈足道哉吾  
欲遣子復至湖中視有便利可乘者擒之可  
以言語勸者招之子能率任吾事否佐感激  
至泣再拜謝先臣曰佐受節使厚恩雖以死  
報佐不辭惟節使命乃遣佐歸湖中又有戰  
士三百餘人來降先臣皆委曲慰勞命其首



領以官優給銀絹縱之聽其所往有復入湖者亦弗問居數日又有二千餘人來降先臣待之如初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叅政席益與浚備語先臣所爲謂浚曰岳侯得無有他意故玩此寇益欲預以奏聞如何浚笑曰岳侯忠孝人也足下何獨不知用兵有深機胡可易測益慚而止夏四月黃佐襲周倫寨擊之倫大敗走殺死及掩入湖者甚衆擒其統制陳貴等九人奪衣甲器仗無數寨柵糧船焚毀無遺者佐遣人馳報先臣先臣即上佐功轉武經大夫仍撫勞所遣將士第功以聞統制任士安慢王瓌令不戰先臣鞭士安一百使餌賊曰三日不平賊斬之士安乃揚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及所見止士安等軍耳賊乃併兵來安寨攻之先臣遣兵設伏士安等戰垂困伏兵乃起四合擊之賊衆敗走獲戰馬器甲無數又追襲過苟陂山所殺獲不可勝計士安復移軍與牛臯屯龍陽



舊縣之南逼近賊巢賊出攻之官軍迎擊賊  
又敗走 上賜札諭之曰 朕以湖湘之寇  
邇誅累年故特委卿爲且招且捕之計欲使  
恩威並濟綏靖一方聞卿措畫得宜 朕甚  
嘉之五月有 旨召張浚還浚得 詔謂先  
臣曰浚將還矣節使經營湖寇已有定畫否  
先臣袖出小圖以示浚曰有定畫矣浚按圖  
熟視移時謂先臣曰浚視此寇阻險窮絕殆  
未有可投之際 朝廷方召浚歸議防款蓋

且罷兵規畫上流俟來歲徐議之先臣曰何  
待來年都督第能爲飛少留不八日可破賊  
都督還 朝在旬日後耳浚正色曰君何言  
之易耶王四廂兩年尚不能成功乃欲以八  
日破君何言之易耶先臣曰王四廂以王師  
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浚曰何  
謂以水寇攻水寇先臣曰湖寇之巢艱險莫  
測舟師水戰我短彼長入其巢而無鄉導以  
所短而犯所長此成功所以難也若因敵人



之將用敵人之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  
之援使桀黠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覆亡猶  
反手耳飛請除來往三程以八日之內俘諸  
囚於都督之庭浚亦未信乃奏曰臣只候六  
月上旬若見得水賊未下即召飛前來潭州  
分屯潭鼎人馬規畫上流軍事訖赴行在  
先臣遂如鼎州六月二日楊欽受黃佐之招  
率三千餘人乘船四百餘艘詣先臣降先臣  
喜私謂左右曰黃佐可任也楊欽驍悍之尤

者欽今乃降賊之腹心潰矣欽自束縛至度  
先臣命解其縛以所賜金束帶戰袍予之即  
日聞奏授武義大夫又命具酒使王貴主之  
禮遇甚厚及所部犒賞有差欽感激不自勝  
所部皆喜躍恨降晚先臣乃復遣欽歸湖中  
諸將皆力諫先臣不答越兩日欽盡說全琮  
劉詵等降未降者尚數萬先臣詭罵曰賊不  
盡降何來也挾之復令入湖是夜以舟師掩  
其營併俘欽等其餘黨殺獲略盡惟楊公負



固不服方浮遊湖上夸逞神速其舟有所謂  
望三州和州載五樓九樓大德山小德山大  
海鯁頭小海鯁頭以數百計舟以輪激水疾  
駛如羽左右前後俱置撞竿官舟犯之輒破  
又官舟淺小而賊舟高大賊矢石自上而下  
而官軍仰面攻之見其舟而不見其人先臣  
取君山之木多爲巨筏塞湖中諸港又以腐  
爛草木自上流浮而下擇視水淺之地遣口  
伐者二千人挑之且行且詈賊聞詈不勝憤  
爭揮瓦石追而投之俄而草木全積舟輪下  
膠滯不行先臣亟遣軍攻之賊奔港中爲筏  
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拒矢石羣舉巨木  
撞賊舟舟爲之碎楊公舉鍾儀投于水繼乃  
自仆牛鼻投水擒公至先臣前斬首函送都  
督行府僞統制陳瑄等亦劫鍾儀之舟獲金  
交床金鞍龍鳳篔以獻率所部降先臣亟領  
黃佐楊欽等軍入賊營餘酋大驚曰是何神  
也夏讓劉銜俱就擒黃誠大懼不知所爲亟



與周倫等首領三百人俱降牛臯請曰此寇  
逋誅罪不容數勞民動衆亦且累年若不略  
行勦殺何以示軍威先臣曰彼皆田里匹夫  
耳先惑於鍾相妖巫之術故相聚以爲姦其  
後乃沮於程吏部盡誅雪耻之意故恐懼而  
不降日往月來養成元惡其實但欲求全性  
命而已今楊公已被顯誅鍾儀且死其餘皆  
國家赤子苟徒殺之非主上好生之意也  
連聲呼謂官軍曰勿殺勿殺牛臯敬服其言

而退先臣請行諸寨慰撫之命少壯強有  
者籍爲軍老弱不堪役者各給米糧令歸田  
有自請歸業者二萬七千餘戶先臣皆給據  
而遣之又命悉賊寨之物盡散之諸軍而縱  
火焚寨凡焚三十餘所揭榜於青草洞庭湖  
上不數日行旅之往來居民之耕種頓若無  
事之時然湖湘悉平是役也獲賊舟凡千餘  
鄂渚水軍之盛遂爲沿江之寇自其與浚言  
至賊平果八日浚歎曰岳侯殆神筭也即日



上之朝。上遣內侍一員至先臣軍前傳宣。撫問仍賜銀合茶藥及撫勞將士賜。詔褒論有曰湖湘阻深姦兇嘯聚曩命往伐用非其人輕敵寡謀傷威損重遂令孽寇久稽靈誅卿勇略冠軍忠義絕俗肅將王命隄集長沙威稜所加已聞聲而震疊恩信既著宜傳檄而屈降消時內侮之虞宣予不殺之武又賜。札曰非卿威名冠世忠義濟時先聲所臨人自信服則何以平積年嘯聚之黨於旬朝指顧之間不煩誅夷坐獲嘉靖使。朕威兼暢厥功茂焉初有唐生居鼎州嘗與程昌禹論湖寇之險曰他人寨柵猶或可入如楊公寨則雖虎豹不可入也昌禹曰然則柰何唐生作俚語應之曰除是飛便會入去昌禹大笑曰世間豈有生肉翅人可使耶顧謂僚屬曰茲事當且止也又夏誠劉衡等嘗自註曰吾城池樓櫓如此欲犯我除是飛來至是始驗時有盧奎者作鼎澧聞見錄述其事



其末曰半月之間談笑以平羣賊使有船者不能遠去有寨者不能堅守幾於不戰屈人紀其實也有旨兼蘄黃州制置使以目疾乞解軍事上不許既而疾稍瘳先臣不復請強起視事又有旨令先臣軍以三十將爲額八月二十二日有旨令先臣於襄陽府路復州漢陽軍鄉村民社置山城水寨處疾速措置備禦事務具已施行狀聞奏秋九月加檢校少保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進封鄂國公制詞有曰得好生於朕志新舊染於吾民支黨內擒爭掀狡窟渠魁面縛自至和門服矢弋弓盡散潢池之嘯聚帶牛佩犢悉歸田里之流逋清湖湘累歲蕩泊之蓄增秦蜀千里貫通之勢還軍鄂州益自奮厲日率將士閱習師徒軍容甚整張浚按視還朝以聞冬十月上賜詔褒諭十二月除荆湖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十五日遣賜臘藥二十一日遣使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



國金佗粹編卷第六

